

分類
宋人小說



大華圖書供應社刊行

813.
51
TKH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新式
標點
宋人小說類編

標點者 陶 燾 先

校閱者 沈 世 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宋人小說類編小引

世之愛好文藝者，未有不先從閱讀小說入手也。而愛讀小說者，未有不不知有宋人之小說也。良以小說家言，古所不取。太史公飽經滄桑，始感巷談街議，悉本輿情，與政治有極重要關係，而裨官野史，縱不必實有其人，果有其事，亦莫非爲一時代之背景。鑑古證今，厥功甚偉，乃亦舉小說並列一家，誠遠見也。然自漢魏而下，以云小說，實所罕見，大多爲故事、逸聞，或爲寓言、傳奇，非可以云今日之小說也。逮夫有宋，乃有名副其實之小說出現，而「宋人小說」且別具一格，頗爲世人贊賞。

特宋人小說，傳世者數百種中，大多別具風趣，內容如此，形式亦然。其中尤多引證假借之處，及旁徵博引者，我人窮畢生之力，亦難澈其涯岸，登其堂奧，是則雖讀宋人小說，藉知某時有某某等人作某某等事矣，恆苦不知其來源，不究其真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則讀盡千書，誠何用哉，誠何用哉！

於是有人心人，不惜苦志參摩，搜羅古今史牘，考證標識，事事物物，必究其源，必窮其竟，必求其真，使後世讀宋人小說也，而恍然於說部之談，非但未可厚非，抑且有經世之學治國之興，知隨在而有學問，隨在可求知識。「吾道一以貫之」，胸有所會，事有所法矣！其功不其偉乎？編纂成書，厥名卽此「宋人小說類編」是也。

本書自天文地理、詩詞文學，以及婦女仙釋等，無不包括在內。而其引用參考書目，計編錄家如錢世昭、錢氏私誌等一百一十條，瑣記家如周必大、庚寅奏事錄等三十條，傳奇家如蘇轍游仙夢記等十二條，共有一百五十二條。其他附錄等，尙未計入也。此書之浩博，亦可想見。特是古本於今流傳者已罕，原書多散見不全，因就世傳善本整理標點，以使行世，想亦爲愛好文藝者所許乎？

原序

秋暑初退，梧竹蕭然，借得宋人百家小說，晴窗披覽，藉以消遣流光。有時憶及一故事，討尋原委，杳不知其何在。因仿華亭類腋之法，作類編。凡三十有二，亦取其便於檢閱耳。秋紅晚翠，軒餘叟書。

通計小說共一百五十二家，大半可不錄；其可錄者，又不能盡錄，可謂尠見寡聞矣。說有未明皙者，含意未申，綴數語發其蘊，非以索前人之瘕也。

此書確是舊板，然字句亦多譌舛，閒與改之，其難可意者仍之，以俟校勘。類者編之，不類者若何？疑者皙之，未能皙者若何？——作雜記類闕疑類。

參攷引用書目

編錄家

- 錢世昭錢氏私誌
王闢之澗水燕譚錄
黃休復茅亭客話
陳隨隱上壽拜舞記
趙彥衛東巡記
俞文豹清夜錄
朱弁曲洧舊聞
上官融文會譚叢
龐元英譚藪
張端義貴耳錄
孫宗鑑東臬雜錄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丁用晦芝田錄
王明清投轄錄
- 錢惟演家王故事
石茂良避戎嘉話
畢仲詢幕府燕閒錄以上十帙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
王明清避亂錄
費衮梁溪漫志
王明清撫青雜說
黃鉉問燕常譚以上三十帙
蔡條鐵圍山譚叢
魏泰東軒筆錄
陳晦行都紀事
僧贊甯傳載略
宋無吟嘯集以上五十帙
沈括忘懷錄
- 陸游家世舊聞
周密紹熙行禮記
周秦再思洛中紀異錄
許復辛張府節略
何先異聞記
洪龜陽谷漫錄
釋文瑩玉壺清話
岳珂程史
王陶譚淵
馬純陶朱新錄
王惲彭蠡記
李略該閒錄
俞文豹吹劍錄
洪邁對雨篇
- 錢惟演玉堂逢辰錄
趙彥衛御寒行程
王明清熙豐日歷
陳隨隱從駕記
張仲文白獮髓以上二十帙
何遠春渚紀聞
無名氏儒林公議
王銍默記
陳郁話腴
張師正倦游雜錄
方回虛谷閒鈔
錢希白洞微志
梅堯臣碧雲巖
呂居仁軒渠錄

宋人小說類編 參考引用書目

康駢劇讀錄

康宜清尊錄

康舉之昨夢錄

寧居實拊掌錄以上六十條

蘇軾調詭篇

蘇軾艾子雜說

蘇軾仇池筆記

何充遠鑑戒錄

葉夢得玉潤雜書

葉夢得石林燕語

葉夢得巖下放言

葉夢得避暑錄話

陸游避暑雜鈔

俞席上磨譚以上七十條

張世南游宦紀聞

賈似道悅生隨鈔

馬永卿懶真子錄

周遵道豹隱紀談

李之彥東谷所見

亡名氏讀書偶見

周密齊東野語

景煥野人閒話

姚亮西溪叢話

錢康功植杖閒譚以上八十條

王暉道山清話

方嶽深雪偶談

顧文薦船窗夜話

蔣津葦航紀談

張浚雲谷雜記

許觀東齋記事

錢功濟山雜談

黃鑑楊文公譚苑

陸游老學庵筆記

程棨三柳軒雜識以上九十條

莊綽雞肋編

方勺治宅編

劉跂暇日記

溫革隱窟雜志

陳直章居聽輿

陳賓桃源手聽

邢凱坦齋通編

楊伯壺臆乘

趙崇絢雞肋

亡名氏釋常談以上一百條

龔正續釋常談

洪皓松漠紀聞

孫稷雞林類事

文惟簡虜廷事實

王易燕北錄

程大昌北邊備對

孟瑛蒙韃備錄

郭象賤車志

歐陽元賤車志

魯龍括異志以上一百十條

瑣記家

周必大庚寅奏事錄

張漫良岳記

謝翱西臺勸哭記

歐陽修于役志

張端義六朝事迹

子肇錢塘瑣記

耐得翁古杭夢游錄

張邦基汴都平康記

洪邁侍兒小名錄
周密思陵書畫記
亡名氏北苑別錄
陳達叟蔬食譜
胡鎔耕稼譜
蘇軾物類相感志

傳奇家

蘇轍游仙夢記
洪邁鬼國續記
洪邁鳴鶴山記

王師侍兒小名錄以上一百二十條
僧居月琴曲譜錄
黃儒品茶要錄
沈括藥議
毛勝水族加恩簿
王鈺雜纂續以上一百四十條

溫豫侍兒小名錄
沈括本朝茶法
蔡襄茶錄
張翊花經
陳樸感應經
蘇軾雜纂二續

張邦基侍兒小名錄
熊蕃宜和北苑貢茶錄
張龍臣酒名記以上一百三十條
慧日禪師禪本草
向孟士牛經

蔡襄龍壽丹記
洪芻海外怪洋記
何遜韓奉議鸚歌傳

沈括惠民藥局記
楊肫閩海蠱毒記
謝良中山狼傳以上一百五十二條

洪邁鬼國記
洪邁福州猴王神記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六

新式
標點
宋人小說類編目次

天文類歲時附

紫蓋黃旗第八十五帙雲谷雜記	一
五角六張第七十三帙鬪馬子錄	一
白月黑月第七十三帙鬪馬子錄	一
冬除穢除第八十九帙老學庵筆記	二
太歲在戌第三十帙開燕常談	二
天道尙左第三十七帙貴耳錄	二
三元設燈第二十五帙曲消舊聞	二
一至數九第七十四帙豹隱紀談	二
上元登高第八十九帙老學庵筆記	三
至節送物第七十四帙豹隱紀談	三
天上六更第七十四帙豹隱紀談	三
攪龍得雨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三
德星第二十七帙玉壺清話	三
硬雨第五十六帙軒渠錄	三
雲族第九十八帙龍乘	四
露兒第九十一帙雞肋編	四
社日霜第九十一帙雞肋編	四
樹木嫁第九十一帙雞肋編	四
屋瓦冰花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四
黃綿糗子第八十一帙道山清話	四
上值天倉第七十六帙讀香偶見	四
治水龍數第九十一帙雞肋編	四
雷公墨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四
參商第一百帙釋常談	五
地理類古蹟附	
天目山第三十一帙程史	五
解凍水第九十三帙暇日記	五
金山屋裏山第一百十一帙庚寅奏事錄	五

天涯海角亭第七十一帙游宦紀聞	五
吳會第八十帙楮杖園譚	六
長城第九十二帙泊宅編	六
胥灣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六
石燕第四十帙倦游雜錄	六
陰陽石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六
水晶宮第七十四帙豹隱紀談	六
禹志即禹陵第四十六帙修載略	六
獄有旱陶廟第九十二帙泊宅編	七
西湖三賢堂第八十四帙蓬航紀譚	七
閩州三雅池第九十四帙蓬航雜志	七
朱雀之門第四十五帙蓬花洲閒錄	七
不肯三陽第九十三帙暇日記	七
淮南道院第五帙繩水燕談錄	八
春明宅子第二十五帙曲清舊聞	八
疊雪樓射湖第四十六帙傳載略	八
平山堂避暑第六十八帙遊房錄話	八
散花樓第二十五帙曲清舊聞	八

錄事巷第八十九帙老學庵筆記	八
水滸第四十九帙芝田錄	九
凶宅第四十七帙慈間錄	九
砌臺第八十八帙楊文公談苑	九
安樂窩第九十三帙遊日記	九
鏡塘江第六十八帙房錄話	九
巴江第七十帙席上薦談	九
承露第七十帙席上薦談	九
帝王類	
擲筭得聖第六十六帙石林燕語	一〇
刺丐遺刀第三十四帙鐵圍山叢談	一〇
學究獻計克滁州第三十二帙默記	一一
狂生告期傳晉邸第八十五帙雲谷雜記	一一
定光佛出世第二十五帙曲清舊聞	一一
忍渴還宮第三十八帙東軒筆錄	一一
仁宗御尊號第二十五帙曲清舊聞	一一
章疏大冊置御座第二十五帙曲清舊聞	一三
仁宗深慮刻薄第五帙繩水燕談錄	一四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護惜名節第二十五條曲消舊聞……………	一四	衙人第七十九條西溪舊話……………	一八
如此快意事第四十五條畫花湖開鏡……………	一四	公庫第二十五條曲消舊聞……………	一八
陛下是孤寒第二十五條曲消舊聞……………	一四	譯經潤文史第七十三條顯真子錄……………	一八
慈聖識慮過人第二十五條曲消舊聞……………	一四	提舉宮觀使第六十六條石林燕語……………	一八
宣仁快活條貫第八十一條道山清話……………	一四	到刺史擔囊出身第一百條釋常談上……………	一九
獨用紙扇第二十五條曲消舊聞……………	一五	闕侍中備書通籍第一百條釋常談中……………	一九
手折柏枝第八十一條道山清話……………	一五	煖盞官第二十條白類編……………	一九
天子請客第一條錢氏私語……………	一五	白打使第八十九條老學庵筆記……………	一九
道君幸娼第三十七條費耳錄……………	一六	東班西班牙第二十條白類編……………	一九
李後主登獨木板道第三十五條談淵……………	一六	問倉問米第四十九條芝田錄……………	二〇
周世宗拜近岸火輪第三十二條默記……………	一六	宋子京鎮靜治蜀第二十五條曲消舊聞……………	二〇
官職類		王博文平恕居官第七十二條鴛鴦隨鈔……………	二〇
漢時太守第七十三條顯真子錄……………	一七	錢台州息事焚案帳第一條家王故事……………	二〇
今無其官第十條幕府舊聞錄……………	一七	范堯夫杖僧燬廳詩第八十一條道山清話……………	二一
蕭何爲功曹第六十八條邊華錄……………	一七	鵝翎代鵝羽第三十條開燕常談……………	二一
秘書省亭長第七十三條顯真子錄……………	一七	掖縣無牛黃第三十條開燕常談……………	二一
對移第三十七條費耳錄……………	一八	鵝鴨諫議第三十條開燕常談……………	二一
倒印第九十九條題舉狗雞助……………	一八	抵授賢良第二十一條清夜錄……………	二一

三子索直秘閣第二十五快曲內傳聞……………二二

十萬貫塞破屋第三十八快東軒屢談……………二二

下馬常例第二十快白蘭圖……………二二

生日告示第四十七快談問錄……………二二

五百麗王世界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二二

二十四曹情形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二二

硯慶類

易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凡有足以致殃慶者皆附焉

范文正義莊第二十一快清夜錄……………二三

于令儀仁德第五快瀧水燕鷗錄……………二三

張藏英力報親讎第七十二快悅生隱鈔……………二三

王庭玉不嫌女賊第二十一快清夜錄……………二四

單耿爭葬第三十七快黃耳錄……………二四

種張讓田第三十快開燕常談……………二四

情牛延壽第九十五快草房聽輿……………二四

還財封神第九十二快泊宅編……………二四

沈詹事還妾第三十三快談叢……………二五

王太尉還妾第三十九快陶家新錄……………二五

蔡教授一指過廳第二十快白蘭圖……………二五

史越王答拜鄉曲第九十六快桃源手稿……………二五

王黼華殄第三十七快黃耳錄……………二五

米付聚斂第三十九快文會叢談……………二六

元參政常留香飯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二六

何首臺日掠房錢第三十快開燕常談……………二六

蔡魯公酬酢不倦第四十四快處谷問鈔……………二六

韓持國嚴重寡言第八十一快道山清話……………二七

聞邱賞筭命酒第四十二快行都記事……………二七

沈氏飯僧獻魚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二七

科名類

本朝進士第五快瀧水燕鷗錄……………二七

神作狀元賦第四十五快藝花河間錄……………二八

進士不能負擔第三快險游當世舊聞……………二八

登科不須過喜第三快險游當世舊聞……………二八

安排狀元宰相第四十五快藝花河間錄……………二九

鵝梨占了八分第三十快開燕常談……………二九

狀元無時可得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二九

榜發第二母怒第三十二快談叢……………二九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詩詞類

蘇祖詠日第三十六快話	二九
宣宗觀瀑第六十九快遊漫錄	二九
增鄰生續御詩第三十六快話	三〇
康輿之題御扇第三十一快程史	三〇
張旌陽詩第六十九快遊漫錄	三〇
袁侍郎詩第二十快白爛	三〇
嚴子陵祠第四十五快蕙花洲閒錄	三〇
朱買臣廟第三十三快談	三一
近水樓臺第二十一快清夜話	三一
山居蔬茗第二十七快玉壺清話	三一
錢塘懷古第八十三快船齋夜話	三一
東坡獄中第六十八快遊漫錄	三一
草堂集句第五十五快對雨編	三一
方嶽論詩第八十二快深雪偶談	三一
禁止青蓋第二十快白爛	三一
遊春黃胖第二十快白爛	三一
西齋潤筆第二十七快玉壺清話	三一

北來題詩第三十七快貫耳錄	三三
紅葉詩第三十三快談	三三
白紙詩第六十七快巖下放言	三三
初三初四第三十七快貴耳錄	三三
韓詩白詩第九十二快泊宅編	三三
楊衡恕宋倫詩第六十五快玉壺雜書	三三
曼卿始爲集句第四十五快蕙花洲閒錄	三三
古人詠錢第七十五快東谷所見	三三
博士贈盜第三十六快話	三三
生張熟魏第六十快無常錄	三三
成快樊屠第二十快白爛	三三
縣前蘇小墓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三三
家下百年人第一百九快東志	三三
贈妓唐玉詩第四十七快約隱紀談	三三
妓贈新第詩第八十二快深雪偶談	三三
張天覺百韻詩第二十五快曲酒香閣	三三
王筠善押強韻第六十五快玉壺雜書	三三
芳儀曲第五十快吟齋集	三五

錦堂春詞第四十一快也惠雅錄	三六
水龍吟詞第三十七快費耳錄	三六
吳江橋上題詞第九十二快泊宅編	三七
惜釵詞第一快錢氏私誌	三七
催妝詞第三十九快陶朱新錄	三七
薛沂叔守歲詞第八十二快深雪偶談	三七
應次蕊梅詞第八十二快深雪偶談	三七
阮郎中贈妓詞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三七
吳履齋賀新郎詞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三八
平江送妓太守詞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三八

文學類

制誥體製第二十一快清夜錄	三八
檄書序布第八十快東齋記事	三九
高宗嗣統告第九十四快隱寓雜志	三九
賀復燕雲表第三十快開典常談	三九
錢若水撰詞第八十八快譚苑	三九
公其如蒼生何第九十四快隱寓雜志	三九
張天覺謝表第一快錢氏私誌	四〇

樂人史著能文第二十七快玉璫清話	四〇
化遺骸疏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四〇
懸幡頌句第七十五快東谷所見	四〇
酒榜長聯第五十五快游雨編	四〇
葛文康對句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四〇
趙元鎮銘旌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四一
五體投地第九十快三柳軒雜錄	四一
三代夏商周第四十一快東臯雜錄	四一
八萬四千駢語第九十六快桃源手聽	四一
俗語對句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四一
陳亞蔡襄第五十一快吹劍錄	四一
彝齋字說第三十一快程史	四一
書後押字第八十五快雲谷雜記	四一
辛語之詞第六十七快嚴下放言	四一
歐陽三上第三十快開典常談	四一
香山六帖第八十八快譚苑	四一
春秋少陽第八十一快道山清話	四一
日記萬言第二十五快曲河舊聞	四二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幼皆早慧 第九十二帙泊宅編 四二
 點鬼簿 第一白九帙噴車志 四三
 盜犬賦 第二十二帙梁溪漫志 四三

議論類

親兵 第二十一帙清夜錄 四三
 制敵 第五十六帙桃溪手編 四四
 辛稼軒論南北 第五十帙噴車集 四四
 豪傑之士 第二十一帙清夜錄 四四
 顏孟十哲 第九十七帙坦齋通編 四五
 最怕虛名 第三十七帙貴耳錄 四五
 阮籍放曠 第三十六帙話腴 四五
 將無同 第六十五帙玉關雜書 四五
 佛印寄東坡 第一帙錢氏私語 四六
 歐陽論琴 帖第三十七帙貴耳錄 四六

辨證類

肥當作藍 第七十九帙西溪叢編 四六
 畫當作畫 第七十九帙坦齋通編 四七
 旒是工名 第七十三帙懶真子錄 四七

檀弓缺字 第二十三帙鳴谷漫錄 四七
 孝經缺詩 第七十三帙懶真子錄 四七
 離騷 第七十九帙西溪叢編 四七
 借書一癡 第二十四帙春渚紀聞 四八
 倒載 第一百帙癡常談上 四八
 修容 第一百帙癡常談中 四八
 二十八宿音義 第七十三帙懶真子錄 四八
 索妻 第九十八帙臚舉 四九

考據類

勘箭 第五帙瀟水燕談錄 四九
 碧碑 第六十九帙適齋漫錄 四九
 鹵簿 第六十六帙石林燕語 五〇
 行香 第七十九帙西溪叢編 五〇
 行李 第九十二帙泊宅編 五〇
 斷屠 第八十六帙東齋紀事 五一
 印文榜額之字 第七十三帙懶真子錄 五一
 書某爲人 第八十九帙老學庵筆記 五一
 古碑有三種 第四十一帙東臚雜錄 五一

阿堵有四事 第八十六快東齋紀事	五二
手捉物謂之宋 第九十一快雞肋編	五二
蒜髮 第八十六快東齋紀事	五一
科頭 第九十八快風聲	五一

書畫類

閣帖絳帖潭帖 第六十六快石林燕語	五三
臨摹硬黃響榻 第七十一快游宦紀聞	五三
書大字 第七十一快游宦紀聞	五三
撥鐙法 第九十六快桃溪手編	五三
行草蘭隣 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五四
硯山 第六十九快避暑漫鈔	五四
端硯 第七十一快游宦紀聞	五四
蠲紙 第九十三快柳軒雜錄	五四
裝潢 第七十九快西溪叢語	五四
唐明皇幸蜀圖 第六十八快避暑漫鈔	五五
明皇臥吹玉笛圖 第一快幕府燕閒錄	五五
碧檻蜀葵圖 第三十四快鐵圍山叢談	五五
下江南圖 第三十八快東軒筆錄	五六

曹仁熙畫水 第九十三快暇記	五六
贊疑識畫牛 第四十五快畫花洲閑錄	五六
周韓畫肥 第七十二快悅生隱鈔	五六
對膠法 第二十四快春渚紀聞	五六
寫照非畫物 比第三十六快話腴	五六
絲瓜洗硯 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五七

醫卜星相類

桃花愈狂 第九十一快雞肋編	五七
紅花活血 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五七
獨活愈癩 第六十八快避暑漫鈔	五七
地漿愈菌 第六十八快避暑漫鈔	五七
荆芥愈中風 第七十二快悅生隱鈔	五八
治金蠶毒 第七十九快西溪叢語	五八
解斷腸草毒 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五八
瘡癩 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五八
戎鹽無毒 第七十九快西溪叢語	五八
烏梅瀉腸 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五九
治冷痢法 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五九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一四

醫背疽法第八十四快委航紀談	五九
一九蘿蔔第四十八快洞微志	五九
傷寒犯色第九十一快雞肋篇	五九
治大風方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五九
食棋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六〇
周髀第九十三快暇日記	六〇
偏腸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六〇
晁以道日占一卦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六〇
牛在賈相公帽筒中第四十九快芝田錄	六〇
術士談命第三十七快費耳錄	六一
陰陽家第三十四快鐵圍山叢談	六一
唐一行相法第一快錢氏私語	六一
歐陽公耳白於面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六一
王介甫目不停轉第八十一快道山清話	六一
蔡元長視久不瞬第二十四快春渚紀聞	六一
玉帳術第八十五快宴谷雜記	六二
聞夢堂第十一快洛中紀異錄	六二
謝石相字第四十五快藝花洲閒錄	六二
費孝先軌革第四十五快藝花洲閒錄	六三
費孝先卦影第六十快拊掌錄	六四
徐仁旺論牛頭山地第二十四快春渚紀聞	六四
婦女類	
女以行稱第五十一快吹劍錄	六四
以鉗爲稱第六十八快遊學錄話	六四
花蕊夫人第三十四快鐵圍山叢談	六五
綠衣女薰第三十七快費耳錄	六五
賢女祠第三十六快話錄	六五
節婦傳第四十五快藝花洲閒錄	六五
中興以來烈女第二十二快梁溪漫志	六五
杜業陳登姬妻第四十五快藝花洲閒錄	六六
河東獅子第六十一快海鏡錄	六六
達奚盈盈第三十二快默記	六六
宮人喬氏第三十二快默記	六七
孟才人第五十七快劇談錄	六七
羊侃姬妾第九十九快雞肋	六七
撰夫誌銘第四十五快藝花洲閒錄	六七

偈夫析居第四十四快處谷園鈔	六八
宰相夫人第三十快開齋齋談	六八
柳氏婢第七十三快關鳳子鐘	六八
向薌林愛妾第三十六快話腹	六八
呂蒙周義僕第二十九快文會器談	六九
衾內妓鞋第四十四快速谷園鈔	六九
榻前香燭第三十九快陶朱新語	六九

仙釋類

碧落觀仙象第十一快洛中紀異錄	七〇
杓取月光第三十四快鐵圍山叢談	七〇
辛銳溺金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七〇
婆藍中仙詩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七〇
遇仙與藥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七一
茅山講經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七一
李若之布氣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七一
女仙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七一
華山毛女第五十三快投轄錄	七二
木生紫花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七二

佛學初行第六十六快通身錄話	七二
招提第七十九快西溪叢話	七二
開肘爲一弓第九十六快桃源手編	七二
釋字何靈第三十四快鐵圍山叢談	七二
大士見於大內第三十四快鐵圍山叢談	七三
長生庫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七三
天堂地獄第五十一快吹劍錄	七三
胡僧咒人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七三
圓覺經語第四十一快東華雜錄	七三
目連救母第五十一快吹劍錄	七三

鬼神類

張天帝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七四
請神岳降第一百八快賤車志	七四
何兼資遇張巡第二十六快據音雜說	七四
井中鬼叫第一快錢氏私誌	七五
碧蘭堂女鬼詩第十九快異聞錄	七五
鬼媒人第五十九快昨夢錄	七六
陰摩羅鬼第五十八快清獻錄	七六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一六

成都不打晚衙鼓第九十三條暇日記	七六
雄黃辟邪第一百十條括異志	七六
白玉城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六
長恩辟蠹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六
恥與鬼魅爭光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六
鬼來聽法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七
鬼乞塔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七
鬼時題釋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七
不能舉錢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七
鬼官第一百九條睽車志	七七
隱語類	
天水碧第三十四條續圖山叢談	七七
端笏立第二十四條春渚紀聞	七七
金龜堂第十一條洛中紀異錄	七七
猛入蔭一鐮第十一條洛中紀異錄	七七
召主收贖第十一條洛中紀異錄	七八
餘慶長春第十一條洛中紀異錄	七八
二勝環第三十七條耳錄	七八

最是黃麋苦人第三十七條耳錄	七八
袴卻併了第三十七條耳錄	七八
賈傘不油裏面第二十條白類編	七八
諱言出去第三十一條程史	七九
朱顏去了第四十二條行都紀事	七九
方預備也第四十二條行都紀事	七九
張項爭傘第四十五條墨花洲閒錄	七九
多年老冰第四十一條東臬雜錄	八〇
兩卦酒令第四十五條墨花洲閒錄	八〇
金錦酒令第一條錢氏私語	八〇
字謎第一條錢氏私語	八〇
笑談類	
冬烘第六十八條遊墨錄	八一
如來是婦人第六十九條遊墨錄	八一
杜十娘第四十五條墨花洲閒錄	八一
九龍廟第七十三條龍鳳子錄	八一
顏子鑽錯了第八十四條墨航記談	八一
吾曹員外郎第四十條倦游錄	八二

而已桃符第八十三快船窗夜話	八二
縣尉下鄉第七十四快豹隱紀談	八二
胡孫入布袋第三十快開燕常談	八二
莫氏春秋第四十二快行都紀事	八二
喫冷茶去第五十六快軒渠錄	八二
借公趁韻第五十六快軒渠錄	八二
從便移魚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	八三
且作死馬醫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	八三
大小鬪孫第六十快撫掌錄	八三
渡江風作第六十快撫掌錄	八三
六眼龜第六十一快調諧篇	八四
見江瑤柱第六十一快調諧篇	八四
字說第六十一快調諧篇	八四
換羊書第六十一快調諧篇	八四
姜制之第六十一快調諧篇	八四
餘如故第七十二快悅生隨鈔	八四
淒消之譏第六十八快遊學漫鈔	八五
七十便致仕第七十二快悅生隨鈔	八五

願早就木第四十快優游雜錄

諱名類

改禁爲省第六十六快石林燕語	八五
讀頭爲眞第九十一快雞肋篇	八五
忠字謂之誠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八六
正月謂初月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八六
不避御名第八十一快道山清話	八六
犯諱批頰第三十快開燕常談	八六
王班請滿飲第七十二快悅生隨鈔	八六
萬里昨日到第四十二快行都紀事	八六
許將元降第三十快開燕常談	八七
定諳爲端第七十七快齊東野語	八七
稱呼類	
官家第二十八快懷林公議	八七
御前第一百一快檀樾常談	八七
稱朕第四十一快東臯雜錄	八七
稱臣第八十六快東臯記事	八八
稱萬歲第八十六快東臯記事	八八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爹爹富貴第六十九條遊暑漫鈔	八八	食杏仁法第七十八條野人閒話	九三
娘娘處分第一條錢氏私語	八八	皂羅襪目第四十條魯游雜錄	九三
支婆第一條家世舊聞	八八	治眼齒第六十三條仇池筆記	九三
鄉里第七十九條四略談話	八九	井花水第六十三條仇池筆記	九三
丈人第九十五條麵筋編	八九	辟穀說第六十三條仇池筆記	九三
呼小名第八十九條老學庵筆記	八九	服飾類(附錄)	
喪祭類		饅頭第七十條席上廣談	九四
撥宮第八十六條東齋紀事	八九	小冠子夏第一百條釋常談	九四
撥堂假葬第九十條三柳軒雜談	九〇	子瞻帽第六十一條調諧篇	九四
匿服不丁憂第三十七條袁孝錄	九〇	魚袋第七十三條留眞子錄	九五
追曉方享祀第二十條白爾簡	九〇	緋衣第九十一條難筋編	九五
紫藤蟠棺第一百十條括異志	九一	脫袍心坦第一百八條陸車志	九五
先壙第七十五條東谷所見	九一	東坡書扇第九十六條枕源手稿	九五
治喪不用浮屠第五十一條歐劍錄	九一	木枕第四十六條傳載記	九五
養生類		帶腰第八十九條老學庵筆記	九五
劉道人說行氣第九十三條暇日記	九二	錯到底第八十九條老學庵筆記	九六
玉洞壁開第七十條席上廣談	九二	剛卯第七十三條留眞子錄	九六
吸蟾蜍氣第六十九條遊暑漫鈔	九二	珍寶類	

雲鶴通天分水犀帶第四十六快傳載記……………九六

金背水碧第四十九快西碧霞語……………九六

大寶珠第三十二快默記……………九七

古玉第九十快三柳軒雜談……………九七

龜寶第四十四快虛谷閒鈔……………九七

飲食類

燒豬第六十一快調羹篇……………九七

玉版第六十一快調羹篇……………九七

酒名齊物論第八十六快東齋紀事……………九八

嗜酒第九十一快雞肋編……………九八

自然羹第四十四快虛谷閒鈔……………九八

饅頭爲籠餅第四十快倦游雜錄……………九八

膠牙餠第九十一快雞肋編……………九八

白絲糕第一百十一快庚寅奏事錄……………九八

瓜齏第四十快倦游雜錄……………九八

器用類

木茶合第二十五快曲清舊聞……………九九

金唾盃第二十五快曲清舊聞……………九九

金線燈籠第五十二快替靈驗……………九九

金線燈籠已載養生類 第四十快倦游雜錄……………九九

東坡借埤第八十七快澹山雜談……………九九

託買浮炭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九九

仙音燭第四十四快虛谷閒鈔……………九九

螺墳第九十二快泊宅編……………九九

木野狐第六十快撫家錄……………九九

子父爭瑟第四十一快東泉雜錄……………九九

面具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九九

小蠻第九十九快雞肋……………九九

筋謂之趙達第一百快釋常談下……………九九

花木類

李文定始進花第五快瀟水高譚錄……………九九

牡丹一尺黃第二十五快曲清舊聞……………九九

紅木犀花第三十六快話腋……………九九

紅梔子花第七十八快野人閒話……………九九

旌節花第七十八快野人閒話……………九九

禁花第二十五快曲清舊聞……………九九

宋人小說類編 目次

110

- 評花第九十快三柳軒雜論……………一〇二
- 陪酒陪歌第一百一快續釋常談……………一〇二
- 司花女第九十九快雞肋……………一〇二
- 九里松牌第四十二快行都紀事……………一〇二
- 奇竹第二十三快山谷漫錄……………一〇二
- 種柑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一〇三
- 禽魚類**
理羅脂言不難禽獸是獸亦禽也
 水族之類魚爲多魚即以既之矣
- 虎威第九快芥亭客話……………一〇三
- 牛冤第三十九快陶朱新錄……………一〇三
- 熊館第四十快德澤雜錄……………一〇四
- 塞翁失馬第一百快釋常談……………一〇四
- 雞寒上樹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一〇四
- 通應子魚第九十一快滄助編……………一〇四
- 蚌鷓相持第一百快釋常談……………一〇五
- 蝦蟆價增三倍第四十一快東風雜錄……………一〇五
- 公錢繙糧銀白鵝第十二快熙豐日記……………一〇五
- 物感類**
- 翡翠屠金人紙粉犀第七十一快游宦紀聞……………一〇五
-
- 蠅捕金蠶託胎制蜈蚣第三十四快繡園山叢談……………一〇六
- 蓮子試滴第七十九快西溪叢語……………一〇六
- 皂角藏鹽第七十一快游宦紀聞……………一〇六
- 水晶照暗第九十三快暇日記……………一〇六
- 麥鑰沙鑄銅第七十九快西溪叢語……………一〇六
- 雜記類**
- 只相公不要錢第二十一快清夜錄……………一〇七
- 一肚皮不合時宜第二十二快漫溪漫語……………一〇七
- 鶴翅玉嬰第二十四快春清紀聞……………一〇七
- 一擲百錢紅第三十四快繡園山叢談……………一〇七
- 鮑魚音第三十七快寶耳錄……………一〇七
- 篇首必曰嗚呼第四十一快東風雜錄……………一〇八
- 雞窠小兒第四十八快河澗志……………一〇八
- 街子報帖第四十九快芝田錄……………一〇八
- 搽粉虞侯第五十六快軒渠錄……………一〇八
- 爭閒氣第六十一快調羹齋……………一〇八
- 好話難第六十二快支子錄說……………一〇八
- 收道棄小兒法第六十八快過易錄語……………一〇九

蔡京燒香法第七十二快悅生隨鈔	一〇九
筆勢險急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一〇九
遙拜其父祖第八十九快老學庵筆記	一〇九
劉邑嗜痂第九十九快雞肋	一一〇
替代第一百十快括異志	一一〇
傳奇類	
兜離國周齋彈胡相第十九快異聞記	一一〇
開封尹李倫決命官第五十九快昨非錄	一一三
狄氏求珠遺局騙第五十八快清稗錄	一一四
王生拾瓦錯姻緣第五十八快清稗錄	一一五
范希周夫婦重逢第二十六快世說新語	一一六
帛肆女向書屬意第四十四快處世叢書	一一七
項四郎義嫁徐七娘第二十六快世說新語	一一八
單符郎喜遇刑楊玉第二十六快世說新語	一一九
蔡街遇麗第四十四快處世叢書	一二二

大桶悔婚第五十八快清稗錄	一二二
廚娘美饌第二十三快馬谷叢書	一二三
茶肆高風第二十六快世說新語	一二四
闕疑類	
掉聲第九十八快處世叢書	一二五
魏莫第九十八快處世叢書	一二六
管中窺豹第九十一快雞肋齋	一二六
白氏六帖第八十八快楊文公談苑	一二六
鶻露蹠第三十五快譚瀛	一二六
龍斷腸第六十一快調羹齋	一二六
蠅子水心亭第八十七快山雜志	一二七
執革卦影第六十三快仇池筆記	一二七
紫霞丹第八十一快道山清話	一二七
八大王書第二十一快清夜錄	一二七

新式
標點 宋人小說類編

■ 天文類

〔紫蓋黃旗〕

吳齊陳化使魏文帝因酒酣問曰：「吳魏特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旺東南。又江表傳，初丹陽尹元雲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好博洽，其註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特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五角六張〕

古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知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過，且莫五角六張。」明皇兄弟六人，一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有五王宅。甯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

〔白月黑月〕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

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孛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五日，乃屬遊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一僕因讀藏經，謾錄出之。

〔冬除歲除〕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除夜之歲除爲對，蓋本之閩音也。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虞賓傳云：「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盧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太歲在戊〕

建隆三年，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戊，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使二家皆作，太歲將誅凶。」卽日蒞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每易一椽，覆一簣，事拘泥，不得卽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天道尙左〕

天道尙左，星辰左轉，地道尙右，右狐右疊，蟻穴知雨，烏鵲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鯀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執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三元設燈〕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晉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光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游之盛，冠於前代矣。

〔一至數九〕

石湖居士云：「土俗以一至後九日爲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說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茶如蜜汁。四九三十六，

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來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塹。冬至後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繡頭吹簾架。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納兩鴛鴦。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黎爬一齊出。」范公舉人，不免用鄉語。（鴛鴦兼應音拳）

〔上元登高〕
隋書：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嘗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嘗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嘗，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至節送物〕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顏侍郎度，有詩曰：「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盡處津間事，原物多時卻再歸。」此種情形，近來亦每每如此，真可笑也。

〔天上六更〕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也，外方則謂之撥點云。

〔攪龍得雨〕
景德禪院，有白龍潭，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攪龍事曰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繞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繞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德星〕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籙，荊州占其星，周伯語曰：「其色黃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變輿澶淵凱旋，萬域賦斂無橫，宜此星之見也。

〔硬雨〕
紹興十七年五月，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奏，朝廷修政，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雲 族〕

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雲族雲市。」皆奇字。

〔露 兄〕

米元章芾，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社 日 霜〕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滿瓦，次日果大雨。

〔樹 木 嫁〕

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雨木冰凝，凍裂數日，甯王見而歎曰：「諺云樹木嫁，遂官怕，必有大臣當之。」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木嫁曾云：「遂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時華山崩。」

京師木嫁。

〔屋 瓦 冰 花〕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黃 綿 襖 子〕

原說無援引，考鶴林玉露載何斯舉云：「兩雪連旬，忽爾開霽。」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絕句云：「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李太白詩，小時不減月，呼作白玉盤，今擬作對句，太陽暖似黃綿襖，明月圓如白玉盤。

〔上 值 天 倉〕

田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

〔治 水 龍 數〕

按天官歷，歷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卽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

〔雷 公 墨〕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麋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礫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於曠林，皆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星，商人以辰星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晉星，唐人以晉星爲參星，故謂之參商。」

■地理類

〔天目山〕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儲精發祥。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世臣中國，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句三字曰：「異姓王。」建炎元年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吳乎驗。

〔解凍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蘄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荳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盛凌水。元祐春初，部管人夫到滑州大河，上聞如此。

〔金山屋裏山〕

鎮江府因北岡山以爲城，甘露寺在其上，東坡詩云：「古郡山爲城，層梯轉朱閣是也。觀銀石鐵鑊，李衛公像，舍利塔，所謂陸探微獅子，惟有近歲畫本，餘皆亡矣。」舊名多景樓，乃行者堂，去年太守陳天麟侍郎，別卜地起樓臺，甚雄壯，金焦二山在左右，對面瓜洲，似勝舊基也。浮玉亭在江邊，後有小石山，是爲蒜山。至金山龍遊寺，長老寶印，有衆二百，棟宇鼎新，寺繞山臨水，故諺云：「金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觀音殿下臨龍淵，墜石測之，深三十二丈，而揚子江心深七十餘丈，會食於方丈，白絲糕，黑鹹鼓，糖豆粥，三者山中之精饌也。

〔天涯海角亭〕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云天涯海角，蓋言遠也。頃在成都，聞有天涯石，暇時訪古及閱圖

後兼二爲名。若然者，古之志卽今之陵也。

〔獄有阜陶廟〕

今州縣獄皆立阜陶廟，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使祭阜陶，滂曰：「阜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西湖三賢堂〕

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而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孤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通東坡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爲延祥觀，而開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琮建於水仙王廟之東廡，親染于額，蓋取坡詩配合水仙王之意。後慶元間，守臣趙從善於廟西湖隄下浚井，以庭覆之，名曰「薦菊」，亦取坡詩一蓋寒泉薦秋菊之意。運漕所有三君石刻，並附于堂中。至寶慶間，袁彥醇尹天府請於朝，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卽蘇隄中新亭增築園地，廣球室室移水仙王廟，賢像於中，前後布設亭軒，以其石刻並分置于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爲西湖之壯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庵東卽趙清獻公開堂，而爲三賢堂，乃清獻公開道蘇東坡辯才法師若訥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翠山中，寺門有歸隱橋，下有滌心沼，游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

〔閩州三雅池〕

閩州有三雅池，古有滌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三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謂劉表好飲，常製三爵，大受一斗，次受七升，小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傷寒證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古韻彙字云：「酒器，盃雅同音。」則雅字蓋借用，三雅乃杯也。

〔朱雀之門〕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口規畫。趙韓王普特從，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何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其事。」

〔不背三陽〕

李誠明仲言，室屋要不背三陽，今人家作佇廊非也。始鷺爲水，水生木，則青徐次之。木生火，則

荆揚次之。火生土，則襄豫次之。土生金，梁雍終焉。此九州五行之序。

〔淮南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少過客，無將懸之煩。所隸一縣，六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賊。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也。

〔春明宅子〕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舊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皆居其側，以於便借。置故也。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直書高一倍。陳叔易嘗爲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也！」

〔疊雪樓射潮〕

武肅王欲於錢塘江捍隄，苦於怒濤所擊，遂構思爲下洗之計，而江濤明日愈攻西陵。王愷發于疊雪樓，架三千弓弩射之，潮頭爲之斂去，便命下石籠樹巨木，其塘遂成。

〔平山堂避暑〕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澗、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插百許盆，盆與客相間，遇酒行，遣妓取一花傳客，以衣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館于此堂，去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

〔散花樓〕

成都有散花樓，河州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澗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避景錄，載鎮江招隱寺，戴融宅，虎邱雲巖寺，王珣宅，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

〔錄事巷〕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謂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

猶存唐舊，可喜。」前輩謂妓曰：「酒料。」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水 遞〕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置遞，號水遞。

〔凶 宅〕

敢生於丑門，呂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廠虛閣，人不可居。每昏至，瞑間，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線繞宇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滅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沴氣滲在一隅，故成妖耳。謂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妖果不復作。敢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砌 臺〕

砌臺，卽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賜錢來。」卽知唐末有之。太祖胡天王都尉家，其子曰「承俗」，幼時其

永戲補砌臺使。

〔安樂窩〕

邵先生堯夫，雍於所居作便坐，曰：「安樂窩。」兩旁開牕，曰：「日月牕。」

〔錢塘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江卽浙字，欽誤分爲二名。鄭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彭澤中者是矣。卽今自分爲縣，水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發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北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然東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爲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發諸水，與茗、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巴 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也。「曾見楹帖，上聯是：「春風無

形，其清在亦。一「下聯是「流水能曲於文爲之」是文勢曲折又如之字也。徐弼試帖有之江二字，浙江會館匾上有之水二字，意必指浙江而言也。未知出處，徧問無復述者。附錄於此，俟博物者詔我焉。

〔承 雷〕

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禮大夫祭五祀，門行戶竈中雷也。說文雷，屋水流也。月令季夏之月，祀中雷。其時中央土，故於室之中央祀之。承雷者，必有格以承之。天雨時，檐滴灑濕階除，有格以承其雷，則水在格中，從低處而下，立一竹筒，以注於地。否則乘水聚流，勢如噴瀑，以視灑濕階除尤甚矣。漢景帝紀，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池卽格也，以其受水，故曰池。或以銅爲之，或以銅飾之也。巴蜀間以木爲格，呼爲視槽。南中則以竹爲之，亦有木爲格，而以銅或爲錫貼其裏，謂可經久。然不如竹之易於取辦也。人家皆以竹爲之，故但呼爲格雷，亦曰格漏。又南史云：「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風景，當得劇棋。是古來宮殿中皆以銅池爲承雷也。原說未備，故詳及之。」

帝王類

〔擲筭得聖〕

太祖徵時，嘗被酒入南京辛高廟，香案有竹柸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爲聖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筭，天命不素定哉。

〔刺丐遺刀〕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盤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仍猶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則在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其獄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無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

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夫。」乃顧旁小內侍，取吾籍來。內侍惟命，即奉刀納鞘中。因拂袖而起，入口：「如此，審不妄殺人。」

〔學究獻計克滁州〕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止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

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州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環謀一方，國力全盛，開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統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與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親詣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同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瞻顧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裨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今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督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奮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攬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即斬皇甫暉頭者，此是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宴，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劍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

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潞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陞云。蓋淮南無山，惟潞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江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潞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潞州殺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潞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潞，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潞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潞州始也。

〔狂生告期傳晉邸〕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略，盛烈豐功，刻之琬琰，昭若日星，已不待言。但蓬生知命，了

見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劇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勢，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庫，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落，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卽更衣，服狐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委處謂左右曰：「卽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嘗與一狂生游於闕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與太祖二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輜轎道中，或鎬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上已祓禊，駕幸西洛，生醉坐於岸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

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語生曰：「我久欲見汝，決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在？」上退曰：「過是年十月二十日夜時，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醉留之，昇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烏巢中，數日不見。嘗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驟降大雪，移杖下閣，急傳宮輪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拄斧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引近臣環玉辰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二事可謂絕前古。有實錄正史，雖粗載登闕臺發矢事，而極簡略。至顧命之詳，則皆不記。乃雜見於他書，故特表出之。讀史錄要，載燭影斧聲之說，出李燾長編，本吳僧文瑩湖山野錄，不足憑也。

〔定光佛出世〕

五代割劇于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伴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在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蓋用此僧之語也。

〔忍渴還宮〕

仁宗嘗步苑中，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僚嬪女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聖性之仁恕如此。

〔仁宗卻尊號〕

仁宗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給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御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章疏大冊置御座〕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藤韓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仁宗深慮刻薄〕

慶曆中，郎中呂覺者，勘公事已回，奏對：「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物賦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謹慎名節〕

昭陵謹慎名節，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賤安得不沈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如此快意事〕

神宗時，以陝西川兵失科，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沈吟久之，曰：「可以刺而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陛下是孤寒〕

張唐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唐節曰：「臣白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唐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喻。」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陽公爲真內翰，而唐節爲真御史也。

〔慈聖識慮過人〕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歡，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尙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歡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宣仁快活條貫〕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升座，上設御輦於旁以聽。其僧祝

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親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曰：「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夏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獨用紙扇〕

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璠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間，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手折柏枝〕

哲宗御經筵，手折一柏枝玩之。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於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天子請客〕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值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因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仰歎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袖巾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機。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於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絨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沈，上命輦金蓮獨，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曰：「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王歧公名珪，字禹玉。）

〔道君幸娼〕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云：「井刀如水，吳鹽似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道君大怒，坐朝，官問蔡京云：「聞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開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接發來。蔡京問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你那裏去？」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關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一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當時師師家有兩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娼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李後主登獨木板道〕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迫。城既破，國主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冑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禮。二公先登二舟，超燈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嚮之，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燈，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焉。始潘其惑之，詎可放歸。曹曰：「船邊獨木板向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周世宗拜近岸火輪〕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况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

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懇盛，且倉皇嗟歎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夜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爾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遙懸其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毅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官職類

〔漢時太守〕

有客問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赫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刺史皆所自除，故其勢熒赫，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注，古之橋李，即秀州也。太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州，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也。」

〔今無其官〕

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因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己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

〔蕭何爲功曹〕

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高帝紀：官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乃知子美用事精審。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稍書十人，令史四人，齊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執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尙書

〔秘書省亭長〕

省志云：「以亭長啓開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

〔對移〕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闕令薛恭作縣令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之初也。案對移，卽今

之對調也。

〔倒印〕

唐朱泚僞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追其兵。五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松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

〔衙人〕

古文篆者，黃帝使衙人倉頡所作也，倉頡姓侯剛氏。

〔公庫〕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習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饋餉滋盛，而于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借送，非時數出，謂之徼巡。元祐

元年，監察御史韓川言其事。

〔釋經潤文使〕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元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義如何，師答曰：「符堅

時，曼廉瞿譯，中書侍郎趙敷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文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時，

波羅頗那譯，左僕射令通，趙郡王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瑒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

恩寺僧元奘，所翻經論既新，篆譯文義頗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

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提舉宮觀使〕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

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宮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熙寧初，神宗思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器之則玩政，遂承傷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非呂申公獨請也。

〔到刺史擔糞出身〕

南史到彦之，初以擔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

〔關侍中儲書通籍〕

受僱寫文字，謂之儲書。吳志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居貧，爲人儲書以自給。鈔寫纔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錄此二事，以見醴泉芝草，不問根源也。山堂肆考載林和靖言，所不能者，擔糞與著棋耳。今於此又得一擔糞故事，從可知留心學問，雖儲書卽是後日經綸。奮志功名，雖擔糞亦許一朝發達。

〔媛盪官〕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有權幹辦後苑官，監視苑內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媛盪官。又有前烙使臣，綱定園內司提轄陳詢益，奏乞以苑使謝贊新，自供奉媛盪，舊無此例。贊自職此，愈加戰兢，靡敢自懈。如此年餘，後忽聞長官闕員，適假歸，上特令差謝贊，次日詢益奏，謂贊不當遷此。上曰：「汝見彼憂勤許時，」詢益自慚而退。

〔白打使〕

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軸，曰：「黃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是博戲耳。

〔東班西班牙〕

環衛官趙逢，知秦州，蔡開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衆官問，開教授何故待使長之薄。開云：「西班牙不足道。」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人，萬一對衆官問，開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牙，

有何說。儒生斗筭之域，傲而自滿。闕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舉，削整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疏後，出臺除太常少卿，點檢不竹作邑，滯臺掃，出首言做長官之一端也。

〔問倉問米〕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每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人心欣然，以後得稔。又儒林公議載：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兩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宋子京鎮靜治蜀〕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陞辭曰：「而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王博文平恕居官〕

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錢台州息事焚案帳〕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慮多遜罷爲兵部尙書。一日普召臣兄惟濬到中書語曰：「朝廷知慮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取行者，爲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聲聲，意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侍中者普也。」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僚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稱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爲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爲故也。况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慮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爲此案，籍已焚之，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范堯夫杖僧燬廳詩〕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問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廳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應前酒一瓢。僧呼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載取廳紙，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以鐫誠，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更某人物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志不自重。」卽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遺其書。

〔鵝翎代鶴羽〕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鵝翎爲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諭郡民爲鵝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掖縣無牛黃〕

宋汝霖，洋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不登所科之數。汝霖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

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歡呼感戴者。

〔鵝鴨諫議〕

紹興乙卯，臨安夏早，詔禁屠宰以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諫議乃及此乎？聞虜中統兵者號甜虎大王，脫或入寇，

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爲名對。

〔抵授賢良〕

謝儵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辭免云：「勅命未敢祇受。」乃以抵爲祇，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三千索直秘閣〕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賈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十萬貫塞破屋〕

太宗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能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議其短，持大眼孔，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下馬常例〕

有一世資官王某，任浙西者，初到任日，吏輩來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見之，令作一狀，並物白解上司，以爲吏輩以此欲汙之。吏民等祈告再四，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置之櫃中，對衆封緘，置於廳事。戒曰：「此郡中有一少犯即發。」吏民警懼，課息俱備。至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王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牒。」吏費案至，乃昇櫃於舟，載而歸矣。

〔生日告示〕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有輒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也。」衆曰：「然。」至日各持雞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唯者，得之於神泉進士黃鳳，時王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卻尋魚。」最爲中的。

〔五百魔王世界〕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秦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蔣因叩之曰：「天上已這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蔣復叩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十四曹情形〕

自元豐嘗置尙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

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僱庫，典了潑袴。刑都北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鴛幸臨安，喪亂之後，十大夫亡失，告身批世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目蓋相乘，餽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日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致富，餘皆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娶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齋喫經，兵職僱庫，咬麥啣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饑鬼。」

■ 殃慶類

〔范文正義莊〕

范文正公歸姑蘇，存絹三千匹，盡散與閭里親族朋舊。且曰：「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我。今族衆皆祠宗子孫，我豈可獨享富貴？」乃置田數千畝爲義莊，贖貧族。公子忠宣公純仁爲相，四世孫成大，又參大政。今范爲吳門名族，今十大夫於親族發一書判一狀，猶斬焉，又况義莊乎？

〔于令儀仁德〕

曹天州于令儀者，長厚不忤物。一日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錢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爲善子。倭姪傑，傲皆舉進士。

〔張藏英力報親讎〕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後。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爲賊孫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開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節巡檢使。至則徵服，搆藏英孫居道舍餽，伺其出擊之，仆於地，斷其耳，噉之，遂攜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道於前，數其罪，泣以鞭之，搯其肉，經三日，割取其心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讎張孝子。又三十三軼載，王公袞，字吉老，宣

子尙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哀訴之郡，杖之而已。公哀憤甚，奚泗受杖，詣公哀謝罪。公哀呼前，勞之以酒，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錮一秩。當時公哀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哀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王庭玉不嫌女跛〕

梧州松泆王庭玉，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婚。女微跛，而又承虛筐，公姑銳欲出之。庭玉過庭祈請，謂婚姻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爲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子，皆號爽。鄉曲高其行義，稱爲厚德之家。開慶元年九月，辟授天府帥機。

〔單耿爭葬〕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尙書妻，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尙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家至今爲美談。

〔種張讓田〕

張昌言與種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祐。祐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不取。郡守劉斐言諸朝廷，嘉之，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跬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鬩訟不已，其亦開種張之事乎？

〔惜牛延壽〕

溫州平陽蕭寺丞震，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歲耳。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行，至郡，有盛集，蜀俗主帥蒞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筍羹，每取乳犛烙鐵鑽其乳而出之，凝筋上以爲饌。蕭子偶至，廬見犛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于其上，已而復夢神言有陰德，不獨免天，可望期，果至九十餘。

〔還財封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只一子，不肯，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

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得灌園已出獄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幟，騎從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沈詹事還妾〕

沈詹事特貶筠州，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既歸，呼妾父母歸之，猶處子也。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

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憶，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王太尉還妾〕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身爲三衛，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許之。見恩腰間紆青，驚指曰：「此何物也？」恩忽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是良家子。」遂詢之，妾具言母縣

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母至，必不肯言其實。又謂之曰：「不要爾還原聘，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史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命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奩具，戒其婿使善奉其妻之母云。意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蔡教授一揖過廳〕

已載官職類，與史越王對看，一傲一謙也。

〔史越王答拜鄉曲〕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鶴遠迎。既見，邑吏而下，皆羅拜庭下。越王答拜，蔣宰局脊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王黼暴殄〕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漚出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非僧積之一家皆絕食而死。可以爲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米信聚斂〕

滄州節度使米信，聚斂儉蓄，外營田園，內造邸店，日入計算，何止千萬緡。其子壽不敢自尊，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老倒還，兼典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纒絕，本利齊到之語，豈謂信纒眼日而顛還也？替更恣縱，索然無歸，遂於京師多假獄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備口。有其父必有其子，何足怪哉？（俗有警響還錢之說，不謂前此已然。）

〔元參政常留香飯〕

陳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饗器甚多，上皆以青帛幕之。」具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饗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所積至於滅算，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秀公歿，元果安享耆壽。

〔何首臺日掠房錢〕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臺，廣殖貨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宴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侷侷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言。」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元參政與王輔對看，何執中與米信同。雖未知後來何如，恐亦殃多而慶少也。

〔蔡魯公酬酢不倦〕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少間，必至子弟舉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噉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韓持國嚴重宴言〕

韓持國，嚴凝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閻邱賞笛命酒〕

閻邱編修泳，自言往年游宦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子附舟尾，至暮吹笛可聽。閻邱正飲，甚賞，命酒以勞之。未幾，或聞然有聲甚厲，且訝且微，則皆不對。少頃，稍稍進進，云：「某官且聽聲，勿復問。舟尾橫笛者，乃賊也。以此爲號，而嘯其徒耳。適已撲殺矣。」須臾有一舟笑呼而前，以爲已有應援，則無應之者。果詢之，云：「吹笛船安在？」舟人皆答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前過，投岸獲免。

〔沈氏飯僧獻魚〕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饑，無物爲糞，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糞。」生曰：「食魚而須糞，施非余所當獻。」僧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無問甚物，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掌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于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我獻僧，我甚增感。」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獻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于社人云。

賞笛飯僧，有何他意，而乃因以免禍，人亦何必吝此涓滴顆粒哉！字句詭舛特甚，以意會之可也。

科名類

〔本朝進士〕

進士之舉，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昇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殿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克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慶鈔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神作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視席，既得舉資，于索旁郡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權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山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曉，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得失，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聲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復見肴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震西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坐，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人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別潤影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青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至鄉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合。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許，憐然一字不能上口，開闕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但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碗，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進士不能負擔〕

楚公諱佃，字農師，使虜時，虜人負載而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卽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

〔登科不須過喜〕

先君字元鈞，官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三元文正之坊。」又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第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質亮倡和時停官，終身沈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安排狀元宰相〕

予嘗愛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質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曰：「此生已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果然。

〔鵝梨占了八分〕

李端行，字聖達，毗陵人，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天觀丁亥歲，與諸路貢士舉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

爲鵝梨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也，士英銜之。

〔狀元無時可得〕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榮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榮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

試第一人，而榮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榜發第二母怒〕

楊宜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之。察省試，房星爲明堂賦，榜發，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

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宜懿果魁天下。

詩詞類

〔藝祖初日〕

欲出未出光辣辣，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

〔宣宗觀瀑〕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咏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

宗續云：「豁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瀾。」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時矣。然宣宗以後，海內不靖，則作波瀾之語，又豈非識耶？

〔璫鄰生續御詩〕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偶灑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恩稍倍，顧在側璫曰：「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結之。」乃薦鄰生太學，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爲取讀，或綴句呈，或就書扇上。上曰：「朝來不喜餐，必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結於扇。」續進，上大喜，曾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扇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都嘗徧，紙許江梅一點酸。」

〔康輿之顯御扇〕

康輿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容思嚴，有徽祖御書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璫入取看，核其筆畫，一絕於上曰：「玉策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怒，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問，叩頭請死，上怒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憫而已。

〔張睢陽詩〕

張巡之守雒陽，激厲將士賦詩：「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麋齋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時，嘗堯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且夕高樓上，遙聞吹笛音。」

〔袁侍郎詩〕

嘉定間，因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爲言者，謂戰爲上策，戰爲中策，和爲下策。是時侍郎胡鑾，專主和議。四明袁雙侍郎，專主戰守。遂下侍從臺，令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曰：「天眷頻年情挂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幡莫遂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卻驚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甫，卽其子也。

〔嚴子陵祠〕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

山如削，遠城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朱買臣廟〕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詔故妻。」

〔近水樓臺〕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山居蔬茗〕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徽纈中陪尊俎二十年。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

〔錢塘懷古〕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溼東風。百年南度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筆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闌曾向西湖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東坡獄中〕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隄月忽糧盡，出謀於他所，委其一親成代送，而忘語其約，偶得鮮送之，不

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草堂集句〕

子於東園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

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暨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檢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尋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巖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鄰。」顧况：「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猶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遊。」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莊革：「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方嶽論詩〕

最愛寶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絕句，「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儲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寶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此軼是方嶽論詩佳句，如「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到別家時。」又有「人立梅花月正高」句，皆可錄。甚愛賈閻仙嘗從貴游觀書卷首題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語出唐人必矣，不知卽是閻仙詩也。何人所云，檢得補注，仇注杜詩二十二卷，三十五張，載揚氏丹鉛錄云：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爲平生之冠，而集中不載，僅見於坡詩注，所引卒未知是東坡何詩注也。

〔禁止青蓋〕

嘉定癸酉，臣僚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入。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時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徒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捕人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遊春黃胖〕

開禧初，權臣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城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爲題。時一朝士姓俞，分得遊春黃胖，都城春間湖邊，以泥製黃土偶，謂之士宜。俞卽賦曰：「兩脚懸

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薄有所識。

談數亦載此事，明說韓偓耳。考字典，託或作佞，說文論語，可以佞六尺之孤。今文作託，宋韓偓自名取此。

〔西齋潤筆〕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疑作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搨之盡去。詩曰：「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鸞題。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北來題詩〕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詩於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脊令信斷雲千里，烏雀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紅葉詩〕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况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鸞鴛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此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薄漾乘春取次行。」其二，雲溪友議，盧渾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詩曰：「與盧詩同。」其四，玉函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欄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扶琴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擗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遊解相思死。」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牕下啓橫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慙是仙郎懷別恨，恨人全在不肯中。」

〔初三初四〕

有一川官在都乞養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儼樓之壁曰「朝看貝葉半籠佛暮禮長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此詩傳播都下遂得缺而去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者九百首

〔韓詩白詩〕

楊衡詩句有一鶴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始笑曰「猶可恕」

〔楊衡恕未偷詩〕

〔曼卿始爲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姪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壽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一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

〔古人詠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賈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余觀之錢之爲錢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稔登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勞商遠賈以之而招僞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不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著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博士贈盜〕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時名久但得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門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朱張熟魏〕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處士野

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戚快樊屠〕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古今，謂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儲濟，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樊屠尹彥時，三人共坐說兵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與之乃史傳人。）

〔縣前蘇小墓〕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時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冢下百年人〕

鄭郊過一冢，因駐馬吟曰：「冢上雨竿竹，風吹常鼻鼻。」久不能續，忽聞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鄭驚問之，不復言矣。

〔贈妓唐玉詩〕

徐參政微時，贈妓唐玉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面遮。」

〔妓贈新第詩〕

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

〔張天覺百韻詩〕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驛，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王筠善押強韻〕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儼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無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

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此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此次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蓋欲自出奇，後遂不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

〔芳儀曲〕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住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璽。

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皆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露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勅書策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械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流易國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和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溘沓，良人白馬人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任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舞罷徧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十指渡江來，不知十指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鶴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所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常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錦堂春詞〕

司馬溫公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妝煙靄。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萍無伴，數點零官路，在萬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溼透，算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水龍吟詞〕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證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山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嫺，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閒道嶺南太守後堂，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廳學弄，梁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汎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祇一字作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吳江橋上題詞〕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視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一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壁，萬國奔騰，

兩宮幽恨，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意眷我中興，吾皇徵武，踵會孫周發，河海封疆俱效順，狂虜何煩灰滅，翠羽南巡，扣關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芒冷浸秋月。此詞魄力沈雄，深情激越，足可與長公抗衡。

〔償釵詞〕

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文忠公爲西京留守，一日宴於後園，客皆集，而妓後至，公責之，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也。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

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濤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徧，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鉤垂下籬旌。涼波不動釵紋平，水晶雙枕，倚有墮釵橫。」坐皆稱善，命妓酌歐，而令公庫償釵。

〔催妝詞〕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塔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汗天眞，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春容。」

〔薛沂叔守歲詞〕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餅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儘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縱出山來便差錯。手種青松應長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沂叔客中守歲詞也。

檢櫻升菴集六十一卷，明年話，作明年那，引後漢韓康傳，公是韓伯休那，杜詩「杖藜不睡誰能那」，那乃個切，去聲，語助也。用諸詞曲，話字不如那字較有情趣。

〔應次蓮梅詞〕

次蓮字正子嗜酒，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春，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偎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爲伴，韻繞香篝暖。」語意細潤，似不類其爲人。

〔阮郎中贈妓詞〕

「東風捻就，腰肢纖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來只慣掌中看，忍教在燭花影裏，更闌應是

酒紅微褪，暗蹙眉兒嬌翠。夜深着兩小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石次仲咏妓趨延陳狀云：「醉紅宿翠，鬢輝烏雲墜。管是夜來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弱柳腰肢，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雨，想應溼透鞋兒。」

〔吳履齋賀新郎詞〕

「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抹，道家裝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輕寒夜水，花睡半欹殘燭。縹緲九華光裏，夢香在衣裳。腰腹。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一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平江妓送太守詞〕

「春色原無主，荷東君著意看成。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妒。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籬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去仙郎輕薄，旌旗易歇，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闕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或云是清江盧申之作。

文學類

〔制誥體製〕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溢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命制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得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榮，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幣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我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強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左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道大投艱，孰念救甯之計，任

重致遠，實維宏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予欲廉庶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服信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詞。一細觀此制，詞情懇切，句語坦明，不拘平仄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推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披誰云兩黃鶴，詎煩鴻御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暢。

〔檄書露布〕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魏躡檄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漢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矚封，唯敕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卽此也。

〔高宗嗣統告〕

元祐孟后命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稱服，獻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漢家之元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王受命卽位於應天府，備哭遙上二帝尊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屨。〔賀復燕雲表〕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昆夷雜其嚙矣，對燕民悅則取之。鄭遠夫特爲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錢若水撰詞〕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白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詞云：「上帝之休，惟妙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其才美。

〔公其如蒼生何〕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又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

希深與之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如己自出，特爲豪健。

〔張天覺謝表〕 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

〔樂人史著能文〕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任建州時，節且請親審琦視太祖太宗之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德太后臨之，祖宗以消渴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

史著，相能屬文，致詞於簾階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化遺骸疏〕 景德三年三月，梁人化遺骸疏云：「死於道路，可憐幽滯孤魂，示以津塗，大發慈悲善念。葬於野，則露手露脚，送之歸，則無主無家。聚是衆骸，付之一火，佛能救苦，乃做看經道場。鬼復爲人，別去超生好處。噫！三月落花人世界，一川流水佛慈航。」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持咒，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塞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挂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臥思量著，只好把與窮漢做襖着。」達哉斯言！

〔懸幡頌句〕

後漢周澤爲太常侍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

〔酒勝長聯〕 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醉，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余嘗效程子山作酒勝，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葛文康對句〕 「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葛文康詩也。人有能味其言以發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之慮矣。

之慮矣。

〔趙元鎮銘旌〕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五體投地〕

沈丞相說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有人改之云：「一德嚇天之閣，對三公亂道之邦。」

〔三代夏商周〕

王荆公一日問劉質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質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八萬四千駢語〕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示現；衆生煩惱林，三十二應具。尼妙生成就無量功德海。

〔俗語對句〕

要齋時話，載有俗語二對，一云：「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一云：「老手舊靴，窮嘴餓舌頭。」今有一對，亦可比擬：「麻油拌生菜，呷醋咬陳姜。」

糕。

會見文章遊戲，小說俗語，對句甚夥。予亦擬有一獼猴拔牀脚，老鼠拊菜頭。夏至餛飩冬至麵，上燈元子落燈糕。」

〔陳亞蔡襄〕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知嶺南惠州，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鱉蟹之

一文兩個，眞實不虛。」

〔犇羸字說〕

王荆公作字說，東坡見而詰之曰：「丞相蹟微，實窮制作，特恐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駭者。姑以犇羸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足速於牛，積三字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

答之。又讀書偶見，載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書後押字〕

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奏上，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章涉五朵雲是也。

〔卒語之詞〕

楚詞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緯阿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言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致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魯斯羽，說今宜爾子孫，編細兮，以兮爲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正，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仍用些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歐陽三上〕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惟此際可以屬思耳。」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倒取之鈔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

〔香山六帖〕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黑，尤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

〔春秋少陽〕

書，既至，彭年合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又雞肋編載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爲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志，字公遠，夷齊其證也。不知

少陽篇何人所著，今有此書否？

〔日記萬言〕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與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與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是以道戲壯與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幼皆早慧〕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其父曰：「孔子死時，宰子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子親喪以期爲久，况師乎？」其妹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歿時，宰子已先亡矣。」

〔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用古人姓名，時人號點鬼簿。

〔盜犬賦〕

勝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勝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作盜犬賦，則將釋之。」勝公卽口占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徹盡宇之肥大，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持刀擊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

■ 議論類

〔親兵〕

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卽政，周公以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卹虎賁者，猶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家慮深矣。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親兵，正爲強本弱支，消患預防之計。文豹見朝廷自諱，祐中邊遽稍稀，不爲慮。軍政日弛，兵額日虧，殿步旅戎，稀疎已甚。及寶祐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免定內事外，至調國浙諸郡兵，而每郡率不過三五百人而已。今春姚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江淮一萬三千人赴上流，僅取邵吏姓名，曾未有卽日就道者，軍將稽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使他務，視此爲萬事之一事，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聞言路，見胡騎而後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台三衛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應。蜀之見兵，僅八千人，虜人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食兵難，臣則有傾國之一策。」范鎮曰：「欲備雲南，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國，諸國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竭矣。臣謂今牙契一局，及江水分司，歲可得二千六百餘萬，卽可養六萬兵。歲幣銀絹，歲二十萬匹兩，本以和虜，今旣不用，卽可養一萬兵。內幣之設，本以備邊，金帛充斥，歲絹二十萬，卽可養一萬。」

兵不知朝廷者此何爲？商亡而鹿臺在，秦亡而故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爲寇資爾。一文豹謂上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修戎備邊，切非所容，皆富國者無遠略，故坑安忽遠，苟且歲月耳。開慶初元，鄂廣驛驢，廉佐軍需，驍將士，資帥鬪，銀楮動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斂，蠲逋負，釋禁錮，弛繫囚，出宮殯，收游士，皆出聖意也。

〔制敵〕

籌論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以和者。此爲實其腹心，而運用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和，守之中有和，和之中亦有戰。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爲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爲唐太宗，欲守則爲漢光武，欲和則爲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廢兵爲戰，以盡地爲守，以解弛爲和，則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此刻舟守株之論，不通之甚也。

〔辛稼軒論南北〕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開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卻，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兩方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沈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豪傑之士〕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節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苻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

偶耶？」

〔顏孟十哲〕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回曾參，子也，享于殿上。顏路曾皙父也，親於廊廡。沒而有知，其歆祀乎？子思，師也，而列於下。孟軻，門弟子也，而坐於上，亦其可乎？宜別立室祀。顏路曾皙子思，庶存名分。

〔最怕虛名〕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真西山負一世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於天下？天下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人朝，天下太平可留。」及其入朝，前舉小試，省試主文，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錢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錢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大夫祇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阮籍放曠〕

世間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沈酣不理，若與世遠，然親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畿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璠以清直死，稽康以高節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死，而籍終皆以沈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乎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網羅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將無同〕

阮瞻對王衍將無同三語，人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將乃晉人發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遐齡具壽，將運云：「將不長影者，未能忘懷之類。」蓋謂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本自無異，故亦不同。又懶字載：晉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

將爲初，初無同處，音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崔元忱與盧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一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爲有同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首肯之。」

〔佛印寄東坡書〕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疑。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卽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感不遇知

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騎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煎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痾屎撒尿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只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歐陽論琴帖〕

歐陽公論琴帖云：「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虬，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於樂。適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辨證類

〔肥當作毳〕

周易遁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毳，與古毳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

云：「道而能蜚，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蜚遁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遞離俗，皆不作肥字也。」又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於陸，爲鴻漸於陸，以小狐汔濟，汔當爲佐，其說亦可取也。

〔畫當作畫〕

孟子去齊，宿於棗，畫當作畫字之誤也。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註，畫音淺，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可證。

〔旅是工名〕

原說較及大小，非辨正之意，今爲申說明白，書之於左。

隴石詩云：「旅大瓶壺小，所任各有宜。致周禮考工記，搏埴之工二陶旅，蓋陶人旅人也，非器也。而昌黎乃曰：「旅大瓶壺小者」誤也。

〔檀弓缺字〕

齊大餽，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而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矣。」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且

以文意言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二字，從而謝焉，其上當有黔敖二字。檀弓之缺字如此。檀弓筆法高簡，未可輕議，且無論其高簡也。嘗讀孟子許行篇曰：「冠」曰：「奚冠」曰：「冠素」八字六句，連用三曰字，不如此不成文也。上文許子必緘布而後衣乎？許子冠乎？又省去兩曰字，夫人而知爲孟子問也。檀弓何必不然，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非餓者誰乎？從而謝焉，非黔敖誰乎？蓋省文也，非缺字也。

〔孝經缺詩〕

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罍盛菜羹，其飯土簋，斝土釗也。公享之如太平，既畢，復前啓曰：「某

等聞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

每見人曰：「我講讀甘羅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二道，庶人希獨不引詩，豈有他哉？或是當時脫簡，亦未可知，特端明不欲感斷耳。

〔讎書〕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若怨家，故曰讎書。」

讎，對也。許大雅無言不讎，正義相對謂之讎，宋傳答也。是則一人讀一人對，故曰「讎書」。石渠天祿相對校勘，何至視若怨家不得因劉向之說而曲從之也。

〔借書一癡〕

原說再見，意是而語有未的，今爲別引以申說之。

說文：「額，酒器，開見錄，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出師頭最絕妙。」古語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乃知今人誤以瓶爲癡也。又顏曾通作鴉，黃庭堅詩：「送一鴉開鎖眉，以爲鴉夷亦酒器也。」原說謂當時古人借書，必先以酒禮通股，聽耳是也。

〔倒載〕

沈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爲荊州牧，每出酹唱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來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酹酒無所知。」

山簡鎮襄陽，酹酒，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時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處？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酹酒無所知。」酹，醉也，宋應又以前載爲醉也。又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倒載者，卽倒著接離也，極言醉時之情狀耳。

〔修容〕

重梳裏謂之修容，漢馮黎字叔平，爲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容字所賅，不止梳裏，汲冢周書：「火滅修容，檝弓，仲子與子貢入於其概，而修容焉，亦不始於漢馮黎。陳（忘其名）禮，所引容字故實極博，情乎搜諸敵篋，其書今已亡矣。

〔二十八宿音義〕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秀）亢（音剛）氏（音低）

皆（音管）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秀，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氏也。」注云：「角亢下擊於氏，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管參爲虎首，故有管之音義。管誤矣，彼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當如其字呼也。

天文家稱星曰星象，蓋象者象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是故南箕北斗象物也，心與觜，象人也。蒼龍七宿，亦可類推。角者龍角也，尾者龍尾也。爾雅：亢爲龍，亢與吭同。龍亦有之，不必定作高亢解，是亢字可作平聲也。自彼氏、差氏，亦有杙之意，而讀作平聲，是氏房之氏，亦可作平聲也。宿者止宿也，所謂次也，舍也，音作肅，而至今作秀音，誠爲無理。

〔索 妻〕

俗謂娶婦曰「索妻」。關公傳孫權遣使索公女爲子婦，又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索妻之語，蓋本諸此。

索，求也。周易繫辭：震，一索而得男，坎，再索，艮三索，皆陽求陰也。索妻者，求婚也。

■ 考據類

〔勸 箭〕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勸契之儀。其制以竹爲塗，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絨以泥金囊縫，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鏃，長三尺，其端可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勸前掌之。駕至闕門，開道闕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大皇帝。」奏請行勸箭之儀，司交勸奏曰：「勸之。」又審曰：「是？」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啓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啓扉，其制如勸箭之儀，熙甯中詔罷其制。

〔誓 碑〕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纒蔽之，門鎗封蔽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禮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誓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鹵 簿〕

大駕儀仗，皆號「鹵簿」。蔡邕獨斷已著此名。唐人謂鹵，楮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道捍蔽，其先後皆著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承，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紀，宋宣獻公所修，當以簿爲簿籍之簿，則既云簿，不可更言紀。

原說援引極爲詳博，今已解說明白，且可概從節者。

〔行 香〕

行香起於後魏，及丁左齊梁間，每然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蠶奏設齋行香事，無根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闢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曆中，竇正同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定式。國朝至今因之。

如今官府朔望朝廟，亦謂之行香，雖其制不同，而此二字則固前已有之也。

〔行 李〕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余按史記泉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焚或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敘傅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曰：「一介行李，又曰行李之命。」

〔斷 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於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二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已。

〔印文榜額之字〕

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字者，以之字足也。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後又載於同官蒲氏家，見漢印文云：「輯灌丞印。」印文奇古，則是漢印亦有不用之字者矣。

〔書某爲人〕

今人書某爲人，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鄆。范審注云：「鄆，人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人地，本又作某。」

〔古碑有三種〕

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說者謂繫也，祭則繫牲，則必有穿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謂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棹前後四角樹之，繫去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開爲鹿盧，下棺以紳繞。天子六綽四碑，諸侯四綽二碑，大夫二綽二碑，士綽無碑，蓋古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自周及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旣葬，碑留

壙中，不復出矣。或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石碑，或文字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又載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額與身皆篆。

〔阿堵有四事〕

懶真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語阿堵，乃今所說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耳。後人遂以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向惟知有去阿堵物，傳神在阿堵中二則耳。今於此又得二事，從可知觀書之不厭多也。惟此二事，惜乎未載所出何書。

〔手捉物謂之朵〕

易正義釋朵，頤云：「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朵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朵，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朵也。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宜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宜髮少矣。宜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舊傳聞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額，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科頭〕

俗謂不冠爲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云：「謂不著兜鍪入敵。」此是脫帽露頂之意，然謂之曰「科何與？」論語爲力不同科，此科字等也。孟子盈科而後進，此科字坎也。惟周易說卦，科上槁，此科字木中空也。科槁，空槁也。然則科頭者，頭上空空如也，說似近之。

書畫類

〔閣帖絳帖潭帖〕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祿閣，相深，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廡，爲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翥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又爲下矣。

〔臨摹硬黃響榻〕

辨博古器，前輩蓋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親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歐洩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臘塗勻，儼如枕角，空蓋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牕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

〔書大字〕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采，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一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塊，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蜜自然汁少許，或濃膠時，入滾皂角水數滴亦可。

〔撥鐙法〕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擲，掣，鉤，拒，格，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得之。希聲以授沙門誓光，誓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寄誓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泝人。」一得光或其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時所書爲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

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行草酬醫〕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白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子甚急。子戲之曰：「子藥可峻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曰：「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硯山〕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餘尺，前登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傍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說得硯於，是王彥照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藏蘇子，未幾索入宮禁矣。

〔端硯〕

硯品上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紀，取名各異。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膩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鸚鵡眼，了哥眼，雀眼，白雞眼，貓眼，蚕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然亦石之病，故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

〔蠲紙〕

溫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爲第一焉。山翠皆出其下，然所產少。至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漫廣，而紙戶力已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云。

〔裝潢〕

唐祕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又漫汁入潢，凡潢紙減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復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

先治入潢則軟，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也，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熟紙匠，蓋打紙工也。」

〔明皇幸蜀圖〕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恕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蓋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巒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卽圃采瓜者，或諱爲摘瓜圃。

〔明皇臥吹玉笛圖〕

幃頭制度不一，然亦不妨就枕，余家有陳宏畫明皇裹頭坦腹，仰臥吹玉笛圖，又鄭谷詩云：「玉階春冷未催班，楚拂塵衣就笏眠。」其便如此。

〔碧檻蜀葵圖〕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筆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術，徽廟命匠者鑿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奉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甯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尙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紀，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路神諸帖，其奇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與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則古賢圖，戴庭破琴圖，黃皓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齊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闕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精河南書字，而閩博陵繪，其相類。

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好尚，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下江南圖〕

曹翰以罪責爲汝州刺史，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嘗一訪曹翰，觀其良善，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

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衣資十千以糲粥飯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裏一複以授。內侍收復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資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六幅畫幀，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下江南，翰爲先鋒也。

〔曹仁熙畫水〕

楚州聖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曹仁熙年八十時作。

〔贊寧識畫牛〕

江南徐謬得畫牛，畫草闌外，多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濱微露，倭人拾方諸蚌，口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

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急，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周韓畫肥〕

王彥舟侍郎，嘗跋周韓幹畫人馬云：「天廐無瘠馬，宮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

〔對膠法〕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于鵝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滴去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瀝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著入絹縷者。沈珪道人

作墨，亦常擗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寫照非畫物比〕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爲難也。夫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敏亦重瞳，沛公龍顏，穉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風姿，李相國亦鳳

姿，尼父如蒙，懿陽貨亦如蒙，懿寶將軍爲肩，駱賓王亦爲肩，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

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綺麗之姿，奇僻贖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爲難。」又賤車志，載丹詩志云：「畫鬼易，畫人難。」

〔絲瓜洗硯〕

謝景魚名倫，滌硯法，用蜀中貢餘之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定器汝器，與硯不類，或另是一條。

醫卜星相類

〔桃花愈狂〕

范純仁孫女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牆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日有見其坐於樹梢，以梯下之，自是遂愈。

〔紅花活血〕

陸儼奉化人，以醫術行於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遠二百里與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堂間猶微熱。陸入視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捐紅花數十觔，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以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體格壯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甦，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獨活愈瘕瘕〕

婦人疾莫大於產後，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學一卷，其一記郝貢子婦產四日，瘕瘕戴眼，角弓反張。任以爲瘕病，與大豆柴胡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穉分娩，猶在蓆中，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拘之，不直。適記此方，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幾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柴胡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

卷。

〔地漿愈菌毒〕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特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甚至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其方曰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滿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也。

〔荊芥愈中風〕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澆水中，調一服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治金蠶毒〕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蟲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識，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卽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爲末，冷水飲之卽愈。」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食三華以上卽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卽以天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消瀉入口，卽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雞糞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余聞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卽以香油飲之無傷。

〔瘡 癩〕

本草玉不留行，乃翳金花，其性熱，貼瘡卽以潰膿，甚有神效。俗謂之金剪刀草。余隣人汪庵，一日爲沸湯澆爛膚肉，其痛甚殷。偶一賣油魏生至，亟拾草作藥爛塗傅之，痛卽定。詰之知其爲蛇瘻草，須五葉者爲佳。此草春而結實如圓鈎者，俗傳食之能殺人。諺云：「要死食蛇毒。」蓋當詢之者，傳言此物不致殺人，但能發冷疾耳。

〔戎鹽無毒〕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

生海西南雷州諸山，石似芒硝，入口極冷，可傳瘧腫。又本草，凡毒箭惟鹽藥可解，或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烏梅滋腸〕

家君嘗於大暑中苦痢，諸藥不止，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三味，濃煎一盃，服之遂愈。凡痢疾者腸滑，烏梅能澀腸也。

〔治冷痢法〕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曰：「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醫背疽法〕

戶部尚書沈公說，爲人寬厚，嘗在列曹，有一兵卒患背疽，乞告假。公然之，親爲合藥，時旱蝗，當致齋園壇祭醮，猶叮嚀治藥內用酒，公恐其貪酒不治藥，又親爲治之，使人持付服之，愈。

〔一丸蘿蔔〕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鄧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册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多紅名紫州小姑。」令道士曰：「此正犯天喪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紅蘿蔔治癩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愈。

〔傷寒犯色〕

順昌谷道人種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王恬智嘗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舟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疾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王元龍遊，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仲，己以此病人，君遠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

〔治大風方〕

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食 掛〕

朱師古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暈服即嘔，用火鑊旋覆湯沃淡飯，數數食之，藥不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脾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周 髀〕

錢乙嘗病周髀，本草磁石主周髀，注凡髀髓血脈上下不能左右去爲周髀。乙以藥使脾氣歸支體，以寬心腹之苦，故手足舉而心腑無恙。四明延壽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效。街有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既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疾？」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

〔偏 腸〕

〔晁以道日占一卦〕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每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巷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牛在賈相公帽筒中〕

賈執稱於術數，有一隻失牛，詣桑園師，師占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按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鶴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術士談命〕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關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歎服而去。

〔陰陽家〕

陰陽家流，窮五行數術，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筮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歷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當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多不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夜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爲，鬪雅走狗，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唐一行相法〕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歐陽公耳白於面〕

歐陽文忠公嘗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王介甫目不停轉〕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蔡元長視久不瞬〕

陳瑩中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

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柳州之命。

〔玉帳術〕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錫城人。」王侏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道中專征賦曰：

「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戊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智滿圓夢堂〕

唐高祖將舉義師，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牀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話之。滿卽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其死，是斃也。墜於床，是下也。羣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墜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喜。又曰：「黃道爲沙彌日，常攻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其後果卽位。乃復營其寺，賜額爲興儀寺，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賜之，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夢堂，乃塑師與帝並在處。

〔謝石相字〕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離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

當誰寄之。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資甚厚。並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觀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攙耳。蓋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並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她字。今尊閣所妊爲蛇妖也。然不見虫。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費孝先軌革〕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明。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明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明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明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明洗沐。重易巾櫛。明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鄰里共視。皆問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誠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明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明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

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青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費孝先卦影〕

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實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苦好怪，常戴俗帽，衣僧衣，而攝朝繻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徐仁旺論牛頭山地〕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金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繁大理，以俟三歲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丙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一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圓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 婦女類

〔女以行稱〕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烈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

〔以姬爲稱〕

此條句意似未明晰，今爲引而伸之。

以姬爲稱，是稱其姓，非稱其班也。姬者，周之姓也。故周王之女下嫁，謂之王姬。齊桓公有衛姬，鄭姬，密姬，皆周女也。魯之文姜，齊女也。鄭之武姜，申女也。戴媽是陳女，定姐是杞女，嬖子是宋女，以及秦之懷嬴，楚之江芊，皆以姓爲分別。息媽，燕姑，又以其國別之。宋華子者，宋國華氏之女，又以其宗別之。自后夫人以至妾媵，皆有姬姓，非以姬爲班也。左傳載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言夫人有姬姓嬴姓者，非謂夫人是一人，姬又一人也。如所

引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所幸姬戚夫人、唐姬等。自漢以後，乃以姬爲妾媵之總稱，而婦人亦無復有姬姓者矣。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其女弟。及孟氏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皆隨入中國，遭害死。

〔綠衣女童〕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髮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

〔賢女祠〕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源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節婦傳〕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榜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殮，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實，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着籍。既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

〔中興以來烈女〕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有間，遇巨盜於江中，欲徧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思，小曰勻奴，姓吳氏，兄弟俱有色。

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虜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遂斃於楹下。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於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江，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數偪，女力拒之。大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擗以干，乃沒。女時年十四。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沒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又陶朱新錄，載夜斬烈婦一則，惜乎姓氏不傳也。

〔杜業陳覺妒妻〕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是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一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學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毋誤於任使耳。」一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緞賞之。又陳覺微時，爲宋齊邱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許妾媵。齊邱選己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河東獅子〕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邱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啻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凶妒，故東坡有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秀英君想是其妻小字。

〔蓬萊盈盈〕

蓬萊盈盈，得晏平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醜實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住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

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帝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宮人喬氏〕

李後主手得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開後主墓，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喬氏嘗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講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語，豈斯人耶？

〔孟才人〕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女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凄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殮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奠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槨以殉，遂窆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馬姬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選入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羊侃姬妾〕

羊侃姬妾列侍，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撰夫誌銘〕

熙甯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南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賤嫗，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耶？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異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九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

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

〔傷夫析居〕

姑蘇劉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妻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悲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舉，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汙，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偪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宰相夫人〕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略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柳氏婢〕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鄂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駢會儀價。婢於廳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乃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昔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賈紉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聞之田友直元逸。

〔向鄉林愛妾〕

馬友犯長沙，鄉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林，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卽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語與卒欲少止。羣卒乃弛橋，妾一

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漸林亦悠然而去。既救其主，又全名節，雖死猶生，參昂亦光芒萬丈。

〔呂蒙周義僕〕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奴僕輩從泛舟而歸。內一僕患病未得愈，蒙周以小船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置於家，占身席間，閉兩岸喧然，僕者力扶出，見蒙周之船傾倒波間，篙楫莫制，移時遂沈溺。僕者雪涕嗟歎，與漁父具聞官司，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病僕已開矣。於是悉心致哀，昇致其櫬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不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人事，職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比世之名列章服，而體曳紳組者，外貌是人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因婢妾而類及僕，此與湘水燕談錄所載義僕張延嗣，皆是臧獲中絕無僅有之人。

〔衾內妓鞋〕

撫州監酒范丞者，妻色美而妒，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屢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妒，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其中，須臾務吏攜衾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榻前香燭〕

學校嘗因齋然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歎歎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撤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其人豈非覺而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體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經者固怨不欲生，妓鞋則速之死矣。寢者或魂已早散，香燭則致之死矣。連類書之，以戒世之輕於爲戲者。

仙釋類

〔碧落觀仙象〕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像，光儀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象，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翔中，刺史李諶，爲母氏天紀追薦所造也。」先有黃冠云：「李史君即高宗大帝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史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爲史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未書陰符經，殆非人功也。史君尤異之，復令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史君從之，二道士擊二小囊，人餘無所覩。至三日，史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只一及字有一畫不成而已。史君與道士乘益神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爲天下之絕矣。」

〔杓取月光〕

桂林韓生，有道術，人初不知也。一日有同行者數人，俱止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杓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衆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耳。」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杓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治辦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盛，燈燭不得張，上坐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謂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甯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間，如是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激灑，秋空皆視。家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乃異人也。韋思元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羣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簷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厲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

精乎？」

〔辛銳溺金〕

〔藥籃中仙詩〕

三山曾先生，嘗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

眼，上馬，以水噴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更衣，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幾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寄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監，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遇仙與藥〕

黃覺於旅舍，見道士共飲，舉杯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牀頭歷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

〔茅山講經〕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費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怨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袋窺竹口之類，得百餘，然少藥，銳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驪，此人腰插一鞭，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李若之布氣〕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頃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覺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韋虛有道者，而乃在方技傳耶？

〔女〕

〔仙〕

子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澤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

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爲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華山毛女〕

李平仲云：「蔡元長自長安易鎮西川，道華山，舊聞毛女之異，思得一見。向曉，從者見岳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偏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若漆，目光射人。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師如此，並模其像見之云。」

〔木生紫花〕

有人好遊，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卽仙去。

〔佛學初行〕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谿，爲支帛，道猷本姓馬，家於帛戶，梨，兼爲帛是也。至道安始信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請，皆姓釋氏。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名廢矣。

〔招提〕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門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寫者譌拓爲招，去門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開肘爲一弓。去村店五里，弓不遠不近，以開散處爲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通鑑費氏本唐武帝記）

〔開肘爲一弓〕

〔釋氏何靈〕

藝祖始受命，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

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視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大士見於大內〕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至隅，高五七丈，久之方得解。時泗洲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中裏，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爲龍神之徒，爲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長生庫〕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余按梁顛彬書，以東亭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亭還，於東亭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如今質庫，在處有之，錄於此者，從其朔也。

〔天堂地獄〕

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爲小人爲罪人也。

〔胡僧咒人〕

西域胡僧，能咒人生死。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傅弈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咒臣必不行。」召僧咒弈，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甦。

〔圓覺經語〕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目連救母〕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

處感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一人謂是官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何妨名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願墩姓向隨公。」一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鬼神類

〔張天帝〕

晉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

先大父游仙詩三百首中有句曰：「面方一尺張天帝，教唱無爲大道來。」今乃知出於此也。自慚孤陋寡聞，不能註解一二。後之人或能博覽羣書，旁搜遠紹，逐一註出，亦揚芬之道也。竊恐未能，難矣哉！

〔請神岳降〕

岳侯死後，臨安雨溪奕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皆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憑，空有

游魂徧九州。」

〔何兼資遇張巡〕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虜衝。虜勢漸偪，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

出，游奔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虜人，亦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生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爲鬼兵也。乃免肉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爲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而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於左右，皆金裝甲肉。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

汝太尉，管取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坐者瞪視不言。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擊冠斂容，羨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然史所載者，其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兼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仰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有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虜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虜也。」須臾命酒饋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虜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一語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兼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京西，多與十大夫言之。

〔井中鬼叫〕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輩德之太尉，率衆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云：「你幾個怕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碧蘭堂女鬼詩〕

安吉碧蘭堂，素有奇怪。有士冕紫芝，嘗與客游眺于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平草而來。覓料其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

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鬼媒人〕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視請男女相就若合卷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也。

〔陰摩羅鬼〕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惶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索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成都不打晚衙鼓〕

成都不打晚衙鼓，劉仲張潛夫皆說云：「西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毬場中，故鳴鼓則鬼祟必作，自是承例不打鼓。」

〔雄黃辟邪〕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即隨沒。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此辟邪之效也。」

〔白玉城〕

天了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牆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

〔長恩辟蠹〕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齧，蠹魚不生。

〔恥與鬼魅爭光〕

稽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革帶。稽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子恥與鬼魅爭光。」

〔鬼來聽法〕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喝曰：「何不爲人去！」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公勸我爲人去，祇恐爲人不到頭。」

〔鬼乞壻〕

劉楨中一夕見女鬼，長纒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壻。一夕又向劉，楨主人作鋪公鋪母。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棧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恨，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

〔不能舉錢〕

太山府君家撒帳錢，大如盞，四十鬼不能舉一枚。

〔鬼官〕

鬼官七十五職，凡一百一十九人。

隱語類

〔天水碧〕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舊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下建業。

〔端笏立〕

齊宗臯嗣未立，密遣中貴往秦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偃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乘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

者。連聲云：「端笏立。」

繼而齊宗升遐，徽宗卽位，自端邸人承大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濟之名，無小差。徽宗字信。

〔金龜堂〕

朱梁許州鄆度使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遍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搆屋洪敞，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因號大唐。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

是歸我也。」

〔猛入蔭一簪〕

周先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西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

便入湖子者爲猛入，音譌爲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得兩蜀之地，乃僭大號。泊子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召主收贖〕

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贖罪，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召者，趙也。贖，蜀也。

〔餘慶長春〕

孟昶於宮城府近側，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蒨常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蒨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參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於

公私，至策勳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觀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於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家之命，呂公之蜀也。聖祚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可測也。（又說苑載學士辛寅進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則五字句也。）

〔二勝環〕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尙御裏。」偶有一伶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

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最是黃蘗苦人〕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

問澤州者曰：「出甘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袴卻併了〕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袴一腰，祇有一隻袴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著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袴口。」買者云：「袴卻併了，只怕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併了，只怕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賣傘不油裏面〕

嘉泰末年，平原特有利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

〔諱言出去〕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側席，輒前自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諷，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問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某客忽勃然發怒，叱問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乃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以治汝罪。』」聞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其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聞愀然登額曰：「我官人寧死，卻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饗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朱顏去了〕

朱晦庵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撻，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署者，因召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爲之起舞也。

〔方預備也〕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遣按而歸其郡。郡將乃宰公之故，因留燕。有妓慧黠，得罷宰官之由。時方仲秋，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云：「何太早耶？」答云：「方預備也。」宰公大慚。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張項爭傘〕

〔多年老冰〕

劉賁父一日於朝會饗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賁父隔轆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兩卦酒令〕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次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羹汙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

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荆公發也。

〔金錦酒令〕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名，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忌。」

〔字謎〕

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日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同字也。又雞肋，載王介甫作儉字謎云：「兄弟四

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架，坐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此謎兩見，而此爲佳者，含得儉字意在內也。

嘗謂今人每不及古人，而古人亦不及今人者。謎語與圍棋是也。鮑昭非字謎，又相傳獨眠孤館，字謎皆拙。

黃絹幼婦，贈奕人口，然亦兩字一解，非若皕涼冬殺，金寒珠離，其義貫串，似猶未爲絕妙也。曾見作一二三四字

謎者，首句云：「春雨連綿妻獨宿。」兩連綿則無日，妻獨宿則夫出。春字無日，而又夫出，止賸一字，可謂妙矣。又有

作「晉國天下莫強焉」字謎者，以會真記詞意行之，有句云：「張生長不見，雖見沒佳期。」離之合之，而強字出，

可謂尤妙矣。周樸園先生所製十于字謎，風流跌宕，幾忘其爲道學人矣。蓋古之人不嫌其拙，而今之人則日趨

於巧也，圍棋亦然。

金錦禁忌，是四聲令也，惜集中未載有和者。今擬一云：「一人姓馮，名諷，雨中修冢。」役夫相告曰：「馮諷奉

託，中家種竹。」此與金錦禁忌均載等韻也，雖不見佳，欲再擬，苦不能矣。又軒渠錄載東坡游道場山，有僧憑門

闌熟寢，東坡戲云：「髡鬪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亦見敏捷。

笑談類

〔冬 烘〕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太多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宋安國嘗爲郎，成都人詹丕爲諫官，以安國常建言移省學，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如來是婦人〕

咸通中，僊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裹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笑待嫁爲？」上意極歡，賜子頗厚。溫州有土地杜十娘，無夫。五髻鬚和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娘以配五髻鬚，合爲一廟。杜十娘爲誰杜拾遺也。五髻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尙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娘，何雌我耶？」

〔杜十娘〕

爲十娘，何雌我耶？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世傳馮翊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顏子鑽錯了〕

世之巧宦者，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吾曹員外郎〕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供職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歎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觔，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而已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拮據其端。大概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日之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

〔縣尉下鄉〕

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古風雅之體，作雞鳴詩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啾啾，鴨鳴呶呶，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于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歷有子遺。雞既鳴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

〔胡孫入布袋〕

歸田錄者，梅聖俞受勅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韓子倉戲爲更之曰：「竄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爲的對，尤勝於梅。

〔莫氏春秋〕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某祖大觀間，在上庠，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攜娼妓飲於此所題耳。莫卽援筆題其下曰：「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冬荒。」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笑。

〔喫冷茶去〕

強淵明，字季隱，帥長安，辭蔡太史。蔡戲云：「公今喫冷茶去也。」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此語防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故有喫冷茶之戲。」王齊宗，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畧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

〔借公趁韻〕

聞之大怒，責之，產齡板向前應聲答曰：「某居下位，皆恐被人讒，只是會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初監。」時馬初監者，適與產齡並坐，馬惶恐，亟自辨訴，既退，詰產齡曰：「某舊不知子，乃以某爲證何也？」產齡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怪！」

〔從便移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席，主人雖富而素鄙，時章適坐其旁，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皆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揮，今將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皆輟飯而笑。

〔且作死馬醫〕

有名士爲酒倅者，臥病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一聞者無不絕倒。

〔大小鬚孫〕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謾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渡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

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邊客鬼爲之，不然，何以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六眼龜〕

東坡一日謁呂微仲，微仲方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莒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見江瑤柱〕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疏簾看弈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字說〕

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欣然

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又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換羊書〕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勦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

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率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姜制之〕

子瞻與姜制之同坐友宴，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藥物名。」因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子瞻曰：

「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餘如故〕

石中立性疏曠，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人不以爲怒，知其無心爲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

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

〔漆洧之讖〕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漆洧之讖，就禮之夕，償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羣客大笑。

〔七十便致仕〕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金吾上將軍王彥昭告老，得休致。處裕嘗語人曰：「我縱儂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昭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爲笑。

〔願早就木〕

有善諛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薦守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諱名類

〔改禁爲省〕

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人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元后父名，故曰「省中」。唐以前天子之命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爲制。故集賢院有侍制之名，卽漢所謂待詔金門也。

〔讀甄爲真〕

甄徽中山人，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據爲同知樞密院，嘗唱名讀甄爲堅音，上以眞音，據辨不遜，呼甄問之，則從上所呼，據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顧氏舊譜，乃徽之祖。屯田員外郎復所記云：「舜子商均，周封於陳，爲楚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將，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而通之後，皆居中。山按許氏說文，甄陶也，從瓦，甄音居，延反。吳書孫堅人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傅國璽，堅以甄與己名背協，以爲受命之符，卽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仁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

諱，故以陶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眞。說文：甄，闔以甄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馴，誕以川爲聲，侁，駘以先爲聲，此先中韻，互以爲聲也。况吳人亦以甄爲旃，則愈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楊堅，皆因吳音避其諱。然秦有其士，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二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即還復，奈何從俗，致溷本眞。是用正，厥首，參考世系，錢爲家譜云。

〔忠字謂之誠〕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唐皆謂爲誠，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爲誠臣，書作於唐，猶爲隋避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是辟隋諱也。

〔正月爲初月〕

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爲一月，或爲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右軍有初月帖）。

〔不避御名〕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延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隋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卻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犯諱批頰〕

薛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賈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必加叱咤。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班請滿飲〕

田景咸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郡，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遽白此使者姓名也，景咸始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耳。」聞者皆笑之。

〔萬里昨日到〕

楊誠齋名萬里，爲鹽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盛禮以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賀新郎詞，以

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日到。誠齋遺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即監繫官奴。

〔許將元降〕

近歲許元冲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某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歲先預買錢。」元冲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切）得預買錢？」其人始悟綱諱，跟跄謝過而退。元厚之降，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一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之罪。」

〔定諡爲端〕

度宗初議諡，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此亦忌諱之類也，純正皆好字樣，乃離析其字而指斥之，可謂妄也矣。

稱呼類

〔官家〕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喻，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韻，深合於此。」此其說其對。

〔御前〕

後漢蔡邕獨斷：天子所在曰「御前」。今內庭有御前大臣，御前侍衛，御前二字，可謂古矣。

〔稱朕〕

古今通上下稱朕。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象曰：「干戈朕，琴朕，張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稱曰「朕」。

東坡通守錢塘時，監試作詩，有石室祠高朕，句高朕漢蜀郡太守也。今四川學院署內有楹帖，以黨朕淵雲作對，淵，王子淵也。雲，揚子雲也。黨，是文黨朕，是高朕也。據此，則漢時未遂，以朕專屬之上而避之也。

〔稱 臣〕

主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藝云：「臣以死爭之。」魏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

「將軍戰河南，臣戰河北。」之類是也。不知何時乃專爲對君之稱？

〔稱 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室中飲酒，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閻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紀信乘黃屋，戴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稱萬歲者三。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綬，軍中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

〔爹爹富貴〕

宣政宮中，用龍涎沈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點明而香溢，均世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數十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扈，問此獨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娘娘處分〕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惶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事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觀。

杭州稱父曰爹爹（平聲音低），稱母曰娘娘。蓋始於南渡，由來久矣。

〔支 婆〕

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支婆生叔父。陸游自注云：「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知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丈人〕

丈人行注云：「丈人，尊長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自柳宗元呼妻父楊詹為丈人，嗣後惟呼婦翁為然。其於尊老有行第者，曰「幾丈」。有遺號者，曰「某丈」。無有稱以丈人者矣。既稱妻父為丈人，而又稱為泰山者，釋常談上載：元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惟鄭鑑是封禪使女婿，驟遷至五品。元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呼小名〕

周宇文護與其母閻書曰：「誰知護保如此不孝，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王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樸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峨峨，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者，顧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屏後呼馬哥，執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呼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吾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氣質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古今稱謂不同，南北方音亦異，呼留守曰「爺爺」，何殊八八。喚閨中為妹妹，（見公書而忘其朝代）雅配卿卿。博觀史乘，大可蒐羅，未載集中，例不闖入。凡夫人所共知，及援引累牘者，概從節省。

喪祭類

〔攢宮〕

初隆佑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曹公卷，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

復矣。宜以攢宮爲名，愈以爲當，遂卜吉於會稽。

吾杭未葬者，因城中多火患，每出殯于湖干，有築小屋賃與停厝，謂之攢基。又謂之攢基層。南北兩山，其比如櫛，然昔則思返汴京，故暫攢而不葬，其事可也。今且思得佳城，遂久攢而不葬，豈理也哉。

〔攢堂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由徽來，嘗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攢堂一戶，僵臥如生，觸之則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葬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郭洗母亡不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卽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洗曰：「此方下葬，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求之晉史亦然，始卽胡言之信。

假葬不應除服，所以勸速葬也。鄉也，墨經從戎，尙有補行穿孝之禮。嗣因寇氛阻塞，聞訃後，但稱一俟道路肅清，匍匐回籍，有於所在地方報服除而卽吉者矣。

〔匿服不丁憂〕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黜而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冒榮自若，衰絰有不爲著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爲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匿服不丁憂，尙可爲子乎？尙可爲人乎？今且有甚焉，當夫城邑痛遭兵燹，子孫遠隔在外者，不知其父母死於何地，死於何時，而又未忍遽以爲其親死也，未便丁憂，猶可解說。繼而城池克復，徧訪久無其蹤，則其死也必矣。而乃晏然處之，若將終身焉，可不丁憂也乎？殉難之官民，已得旌表，不知有無子孫，與夫未及請恤者，或者尙有子孫，應作何丁憂，當亦讎禮者所當議。

〔迨曉方享祀〕

有一朝士，嘗爲相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見此客時時遣人入廳事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

皆云：「猶未。」繼而道曉辨色矣。客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道曉方享祀耳。」蓋夫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錄此以爲怠於祭祀者戒。

〔紫藤蟠棺〕

上舍伯祖，舊葬慈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其中有紫藤蟠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斫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錄此以爲輕於遷葬者戒。

〔先壙〕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以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實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交放情游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嘗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剋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耦其兩句，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予家祖上上墳皆步行，南北兩山，有時一日而事畢，謂之跑墳。（疾行趕路謂之跑。）先君旋里踵行之，嗣因體豐氣喘，不得已亦以肩輿隨之。然事畢即返，從不趁便嬉游，如東谷所云者，蓋思敬思慕之心猶存焉。祖墳一在南山之滿覺壩，一在留下楊家牌樓之三臺山，皆是高嶺，而三臺山路又遠，子孫亦無能步行者。省墓甚難，奈何奈何！當時不相宅於湖山之間，至今以爲悔。

〔治喪不用浮屠〕

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鉦，胡人樂也。天然人見僧必飯之。因此作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約謂外方道場，唯啓散時用鏡鼓，終夕諷頌，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

今京師用瑜珈法事，唯卽從事鼓鉦，震動驚感坐人，尙有聞之頭疼腦裂，况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謠，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鉦花鼓鑼，專爲悅婦人掠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似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註去：「較奪禽獸，時俗所尙。孔子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古葬者衣之以薪，唯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尙理學黃少卿卒，其子壻欲不用僧道，親戚內外羣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素食，追修緇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吳天，無所籲哀。雖俗禮夷狄，猶屈意焉。」余謂此又是一見，惟誠者擇焉。

養生類

〔劉道人說行氣〕

髮上生，心之餘。眉旁生，肺之餘。鬚下生，腎之餘。先白者，一歲衰。董耕言王絳州道人說章邱劉道人說行氣云：「天門常開鼻，地戶常閉口，取之倒根（丹田）出之倒蒂（頂）綿綿若存，用之不既，審能行之，自然蟬蛻。」

〔玉洞雙開〕

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闕，吸氣嚙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有夫婦攜負一子，真之道左空家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家欲取其骨

則兒尙活，肥健於未棄時。家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味味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熱，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熱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食杏仁法〕

翰林辛寅孫，在青城山居時，有古道院，塑黃姑像。一夕夢見，謂寅孫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一拜請其法，則與怡神論中者同。申天師有怡神論，神仙秘方三十，甘草爲首，食杏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尖，早晨盪漱了，內於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於口中含之。遂巡嚼爛，和津液如乳汁，乃頓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清健安泰。寅孫遂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皂羅養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在江南之日，中書皆川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皂羅糊屏障。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得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井花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狀。滄茶羹藥，皆美而有益。其次井泉甘冷者，乾以九二化坤，坤以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人能服井花水甘潔，與服石硫等。黃鍾乳非其人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又分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曬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鋌派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

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

〔附錄〕

天老教軒皇，不如董子護游房。董子游房，不如上士別牀。升庵集六十八卷，素女論載：遼讓章華臺賦注云：「黃帝軒轅氏行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生忘老。」

張平子詩，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又四十八卷，董子論養生，載董仲舒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於遊房云云。」施注蘇詩卷十五之十五張內，注引續仙傳，彭祖云：「中士異被，上士別牀，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習其術，號彭祖經。

七十非人不媿，老者氣血衰也，然老者亦不必也。昔提督陳命毅，陛見，上憫其艱，勸之置妾，陳以老辭。上曰：「你莫惹他便了。」陳對曰：「奴才不惹他，他要惹奴才。」上大罵。滿洲人對上自稱曰：「奴才。」猶之乎自稱曰「僕」也。因知以與人媿無若以己媿，未必不安且媿今也，所謂不如獨臥也。

晉書范甯，常苦目痛，就張湛求方，湛書損讀書，減思慮，專內觀，簡外事，旦起晚，夜早眠。六事見溫飛卿集卷九之三張注內。

■服飾類

〔幘頭〕

幘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頭」。幘字音伏，與幘被之幘同，今譌爲僕。幘府燕間錄，載古之幘頭制度易一，其援引極詳。今置彼引此者，但可紀其緣起耳。

〔小冠子夏〕

忠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曰子夏。欽惡以盲字爲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人皆呼爲小冠子夏。

〔子瞻帽〕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入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帽，故云。

〔魚袋〕

今之魚袋，卽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軍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表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緋衣〕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並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尋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蟬蛻之詠，恐刺國風。螻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脫袍心坦〕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閒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醴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棧帶麻拂數事，徧游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擦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袖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之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吾幾爲子所累矣。」

〔東坡書扇〕

東坡爲錢塘縣時，民有訴扇肆負錢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二十來，就判事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才出門，人競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木枕〕

武肅王創業艱難，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又號不睡龍。〔帶腰〕古謂帶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又以帶

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錯到底〕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錯至半扇，各不撒頭，皆服妖也。

〔剛卯〕

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恚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王，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名，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珍寶類

〔雲鶴通天分水犀帶〕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分水犀帶一云：「本元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鍾常寶之。」又獻

玉孟，嘗覆五雀雛于盆下，熾炭久燒，火退揭看，雀雛飛矣。武肅王回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彥方擊枹而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止，大爲驚賞。

〔金膏水碧〕

暇嘗閱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祕莫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鑿，金膏

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轉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光明，止見溫潤。」程天子傳，河伯示女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中多水碧。」

楊升庵集五十六卷，金膏水碧一條，但引程天子傳，未及李詩江詩謝詩，當移此以補之。

〔大寶珠〕

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闇，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古玉〕

曹見玉麒麟，如今香囊，白玉爲質，石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縐，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名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箭，名代指，進講時以點顯經籍，皆漢遺物。

〔龜寶〕

孫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瀾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路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語于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富哉！」惋歎不已。

飲食類

〔燒豬〕

〔玉版〕

粲然。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憊山行，則見玉版欣然從之。至慶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亦爲之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謫居州，常醞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稍勁者爲齊物論。

〔嚼酒〕

夷人造嚼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飲不羶，釀酒還多醉。」卽此酒也。

今蜀中鄉間亦有之，釀酒於甕，蒸使熱，移至筵前，不拘荻管蘆管，徧鋪於甕中，就管啣而羣飲之，酒盡加水復蒸復曬，無味而止。其法要白夷人傳出，然亦唯蜀中鄉間有之耳。

〔自然羹〕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盤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盤中傾，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

並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饅頭爲籠餅〕

今人呼養麵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淪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粥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膠牙錫〕

白樂天詩：「三杯盞尾酒，一椀膠牙錫。」膠去聲，謂錫能膠牙也。如俗於歲旦設琥珀錫以驗齒之堅脫，又懶真子錄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

詞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有誓詩：「簫管備舉，篋亦云然。」楚詞：「招魂曰：『柜妝蜜餌，有銀餠些。』」注云：「餠，餠錫也。」

〔白絲糕〕

至金山，可飯於方丈。白絲糕，黑鹹豉，糖豆粥，三者山中之精饌也。

〔瓜盞〕

韓龍岡贊，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略謂之瓜盞。韓爲河北都漕，麻字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攜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說款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岡贊撰瓜盞譜矣。」

器用類

〔木茶合〕

蜀公與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金唾盂〕

會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盜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盂，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盂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金線燈籠〕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泊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後因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此與箴錢詞皆是汗馮大臣之事，篇中專刺朝紳未免狂妄，其殆託名於梅者歟。

〔東坡借博〕

東坡借博，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余鄉隱居君子，余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卽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博走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可立辦矣。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處絕，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暮，伏於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斃少年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迎於門外，執禮無違，坐定，問其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請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輩跪進盤餐，皆今日所擊及之鮮也。進酒數大

白飲嘆兼數人飯畢始從容布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疑悔是日至晚磚猶無一至者明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達豪哉

〔託買浮炭〕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浮炭火」浮炭謂之炭炭

〔仙音燭〕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爲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燃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螺墳〕

螺墳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之所售者葉詩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日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木野狐〕

封禪書曰「天帝使素生鼓五十絃琴聲悲帝禁不止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按集韻釋琴字

〔子父爭瑟〕

曰「秦人薄義子父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第十二絃蓋破二十五而爲之也

〔面具〕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也

〔小蠻〕

白樂天詩「楊柳小蠻腰」卽白公侍兒也若晚春酒熟尋夢得云「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則酒榼也

〔筭謂之趙達〕

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筭而算無不徵應吳國興亡之事並中英算筭不得謂之趙達科之趙達不得謂之筭也或稱趙達筭或以筭算二字標題爲安

花木類

〔李文定公始進花〕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四五朵，用葉襯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有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

〔牡丹一尺黃〕

歐公作花品目，總二十四種，其後錢思公、宋次道，各有所增。張珣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敘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而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會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

〔紅木犀花〕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家，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獻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圓，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紅梔子花〕

蜀主昇平，嘗理園苑，異花異草，畢集其間。一日青城山申天師入內進花兩粒，曰：「紅梔子種，賤臣知主上理苑圃，輒取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以束帛，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宜令內園子種之，不覺成樹兩栽，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斑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寫之於團扇，或綉入於衣服，或以絹索鵝毛，倣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亦異於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爲貴重。

妍翠二字，可與升庵集鮮明曰：「翠加」一證。

〔旌節花〕

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蓋亦尋藥術神仙之道。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纒縷，仙童從後，造謁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桃枝奉謁。王公容置酒，觀其言論，清風飄然，甚仰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閒，思於青城山下，蓋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偶喚山童取劍，細點階前土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令以盆覆土，遶巡盆花已生矣。漸隨日長大，頗長五尺以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仙家旌節花也。」王公命食不餐，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旋出門，失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禁花〕

木香有二種，俗說懷心者，號醇醪，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評花〕

余嘗評花，以爲梅有山林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郭貧女。

〔陪酒陪歌〕

釋仲殊花品錄，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俚語云：「

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司花女〕

南部烟花記，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司花女。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瓣花下，謂殷七七曰：「妾久司此花，今爲道者開之。」

〔九里松牌〕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撤去吳壽，吳未幾守信州，陸辭高宗，因與語云：「九里松乃卿壽乎？」吳唯唯。復云：「朕常作此，三次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

卽令再揭元牌，徧索之，乃得之。天竺庫院，復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奇竹〕

友人張堂宗，以片紙錄示奇竹事云：「同邑者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俊叔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于其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筍，及筍矣，又多憔悴不竹，故歷有

十餘年，筍而竹者，纔得三竹。纔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字，點畫可數。余喜而請曰：「造物生材之妙，一至此矣。前事固未始見聞也。煩君轉覓一枝，遺余杖策，庶自日靡塗。時時警省，是亦前人惜寸陰分陰之義。雖然，愛其周之愛，其未必周之能割愛否也。」宗與周固愛奇，然分以遺愛者，是爲眞愛。而能分以遺愛奇者，是爲眞意奇者也。吾必有以復命，而表吾言之不妄也。

〔種柑〕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光祿，年七十，集親賓爲慶會，有餽柑者，味甘而實極塊大。旣食之，嘉其種，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難言也。後公竟食柑，十年而終。

檢施注蘇詩卷三十六，荔枝款結句，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公自注，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今此編載李文定始進花，未知先後孰是。

禽魚類

〔虎威〕

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其腦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日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月黑，擺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入地而成。琥珀之稱用此。主療小兒驚瘋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蛀牙，無復疼痛。凡虎傷者，其人衣服器祇，乃至巾鞋，皆摺疊置於地上，俾而復佩。蓋虎能役使所殺者之魂也。凡爲虎傷死者，及溺水死者，魂曰「偃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之李次口者。

〔牛冤〕

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冤事實司馬溫公，公因作冤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

瘦甚，乃枕犂而臥。乳虎鬚林間，怒髯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控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轟，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己，則牛知免而獲德矣。唯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不察焉，則忠蒙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伴偃而弃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由此夫。客有因牛冤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冤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踏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爲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爲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借問，翁曰：『未必爲禍。』居一年，胡虜內侵，丁壯者皆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雞寒上樹〕

淮南子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翳。」上距，謂足縮一下翳，謂下其味於翼間。

〔通應子魚〕

通應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應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卽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以帶印紫魚爲拔綿黃雀之對也。至云：「鰲魚」皆一通三印，則傳者亦誤以子名者，謂子多爲貴也。

〔蚌鷸相持〕

兩人和搗，謂之蚌鷸相持。戰國策：趙欲伐燕，蘇代爲燕說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肯解，漁父得而併擒之。今燕趙相持，爲弊甚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

〔蝦蟆價增三倍〕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鼈味之美，坐有一閩右士人大噱。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汝水多鼈魚。顏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鼈也。漢都不惟食之，宗廟獻亦用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滅宗廟，羔兔鼈，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今日蝦蟆價增三倍矣。」

〔公錢糴糧銀白鵬〕

陳繹知廣州日，有造到公使庫懷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取入己，并將公使錢糴糧餵飼自己白鵬等，役使土丁槍手，修築廨宇內地基，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罪犯盜賊，陳繹除名。

■物感類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

晉觀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罽，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穎川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瑤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殘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器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子屑金也。諸藥中屑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行見一醫生元遠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淡洽，乘熱投臼中急搗。

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屎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蛸捕金蠶托胎蟲制蜈蚣〕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越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蛸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蛸，蛸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果爲兩蛸擠出之，亦可駭也。又蟻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涎，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概生搗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蛸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知者如此。

〔蓮子試滷〕

予監台州杜濱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二直二橫，卽味差薄。若滷更薄，卽蓮沈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橋仁試之，滿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浮，與此相類。

〔皂角藏鹽〕

淮南人藏鹽酒釐，凡一器十瓮，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盛貯歸。翁曰：「塗中鹽走鹵，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水晶照暗〕

杜二丈和叔說，往年史沆都下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既出乃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見。

〔橐鑰沙鑄銅〕

臨安府仁和縣岡經出橐鑰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展玉也。

雜記類

〔只相公不要錢〕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廟室，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游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一肚皮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

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東坡捧腹大笑。

〔鶴翅玉嬰〕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合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款開，中有玉嬰轉側而覷，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于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蒼生，而筆跡則童稚也。

〔一擲百錢紅〕

南俗尙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而也。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蒼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蘇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鮑魚音〕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皆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爲大禮數。」德壽孝皇在御時，閣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近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閣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篇首必曰嗚呼〕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歎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也，若使曾仔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歎者乎？

〔雞窠小兒〕

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選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一小兒，頭下視。

〔街子報帖〕

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餽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

平善。」乃大感服。

〔搽粉虞侯〕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侯欲出來祇應也。」

〔爭閒氣〕

東坡示參寥曰：「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好詰難〕

營邱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驘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烏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烏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烏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鷂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蹈線，偶爲

木之所棺，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烏鵲之巢乎？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乘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棺，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愷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屍耳。」

〔收遺棄小兒法〕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自鄴廬入吾境，不可勝計。今發買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隱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蔡京燒香法〕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成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移頃，燔不至，振疑其忘之耶？久之燔復至，白京云：「香已滿。」京命掩扉，香自他室而出。鶴若雲霧，濛濛對坐不見。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

〔筆勢險急〕

蔡京嘗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傍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玉，豈吾教之福哉！」云云。

此亦彼教中爲其教言耳，或曰：「王是人主，傍一點，左右厥辟者也。鋒芒侵玉，蔡京之勢，偏殿廷也如是。」

〔遙拜其父祖〕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此禮今亦尚有行之者，想見古風之未泯。

〔劉邕嗜痂〕

古人嗜痂，文王嗜昌歆，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皆可也。而莫異於劉邕之嗜痂。南史載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痂，以為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炙痂痂落牀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痂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與邕。

〔替代〕

荆南都頭李遇，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逵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替代云。

吾鄉祀竈夜，買得紙數張，見方不過四五寸，上畫人物，置之燭臺之下。送神時焚去，謂之替代，不謂昔時已有之也。

傳奇類

〔兜離國周喬彈屈相〕

周宗喬，晉臣，字本世，家安吉之烏程。蚤歲以筆刀自備，遊學傍郡。至天台，適報

出城北歸，薄暮，足倦神憊，急呼僮整榻而寢。恍惚間聞有車輪聲從簷外來，周亟起迎之，見一使者躍馬而至，車乘踵而後。周方愕視，使者遽前啓周曰：「大王奉召。」周且疑且辭，使者曰：「大王久款令舉，覬覦光儀，故遣一介致卑詞，安車聘召，仄席待言，此意不越於此，先聲其可戀守株之舊，循牆之避乎？」周謙士也，不覺汗背，請從其命。於是乘車而往，使者前導，其行甚疾，路亦不惡，道旁略無人舍，約十里許，忽覩層閣複道，朱甍翠瓦，城堞突兀，草木葱蒨，上扁額其字曰：「兜離國。」入門數十步，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轅下車。」周曰：「某山野草萊，終日書案鳴佩曳履，夢想所不到，上國不以譴陋，賜之聘召，深恐步武蹣跚，取戾朝儀，願使者先有以教之。」使者徐應曰：「且安心。」但見綠衢紫陌，噴塵袞袞，塗謳里詠，喜見顏色。周頗自安，私謂此必樂地，使得終老於此，不猶愈於粥魚齋鼓，荒涼蕭寺之居乎？頃刻間已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延英。」使者揖周入，辭曰：「道路風塵，衣冠欹側，請先輩

草歌。一周與使者對揖而別。甫轉首，一丈夫金章紫綬立館右，小吏持御狀前白。周視之，上題昌化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準。小吏揖客入，各鼓起居竟，使欲解帶磅礪。俄報宮闕已啓，周整束冠裳，從知館而去。曉色猶暝，殘月耿耿，璇題玉闕，鑿峙輪煥赫，目不禁視，圭鬲交錯，雜選而進。遙望九陞上，帷幃粲爛，座下設百官，以次左右行列。有報班齊者，王御正御，宰弼鼓聖躬萬福。王亦致答，餘各拜舞，忽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引周獨立殿下。傳王旨曰：「寡人濫承先緒，涼德是愧，持盈守成，自古所懼。樂得賢者，相與圖治。聞卿學術久富，意甚嘉之。」周曰：「臣疵賤餘生，不學無術，殿下誤聽采錄，使者親御王命，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賢，得卿如醴泉甘露，慰望可勝，勉詩少留，共扶國年。」周鼓謝方欲措詞，而吏報班退。卽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舊可特授文籍監丞，日赴堂，卽預議事。」仍賜第一所，俄有從侍數十名，姬不下十餘輩，擁周入一宅，華麗奇巧，服御光生。周入居其中，卽日視事。同僚各持御狀互賀，自此曉則謁王，午則入都堂與議一國之事，皆參決焉。暮則回第，在葦約半載，官况益美。忽一日報相國本契子齡病，王召周而問曰：「子齡相國二十年矣，政事粗舉，倘一夕不起，何人可代？」周曰：「知臣莫若主。」君曰：「寡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俄報右丞屈曲蓋拜相國，蓋性險愎，貪汙罕倫，一聞勅下，人皆側目。周聞之驚甚，卽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浚流有源，自昔英君蒞辟，不以治爲可喜，而常以亂爲憂，何則？治亂之分，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正，未足以杜百人之姦；一小人之姦，深足以妨千百君子之正。君子之爲政也，明達洞白，其事可行，其言可履，小人則異是，豺狐驕角，羊質虎皮，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而相噬。此堯之所以誅四凶，成王之所以流管蔡。史臣直筆，不以四凶之罰爲甚，管蔡之造爲過，蓋其人天怒神怨，摧折已晚，使尙佚其辜，將自速其禍矣。然其城姦孽惡，頃刻之不忘，富貴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穀，穢莠必除，譬彼長堤，寸罅必塞。所謂植治之階，浚流之源，係在乎人君用舍之頃，一息不容間矣。殿下以神聖之資，守太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隆之寄，傍撥關隄，以贊熙治之期，四民均賴，百世允安。今天不慙遺老，故相國本契子齡，未就

衰年，遽修奇志。殿下更召者俊，親試登庸，於進退間治亂由別。豈意私昵並緣，乘間竊寵，欲以一國之事，付之佞人。屈曲蓋之手，蓋如何其人也。蠱毒百端，狐媚萬狀。內藉掖庭之援，外肆溪壑之求。昔典戶曹，攫金珠如瓦礫。嘗領郡寄，課版籍於弁髦。上恩降寬，猶爲涵覆。綴班宰府，叨逾已甚。素餐公餼，顏不知羞。相鼎暫虛，願乃歸之掌握。此蓋之平昔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之，將使吐胸中之陰蹤詭狀，盡射後之庸方末技。上以誤殿下，下以誤蒼生。宗社生靈，俱有不忍言之禍矣。且相國踐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任人非正，亂源立見。根本既仆，枝葉從之。勅下之日，士爲廢書，民爲罷市，殿下聞乎否乎？使其聞而不爲動心，則一國之事去。臣所以汲汲爲殿下告者，猶喜其未聞而趣爲反汗也。臣異國齊生，蚤承眷遇，不恤肝腦，敢布腹心。惟殿下採擇取進止。一書上，王拊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輟以右丞爲佞人，多見其不知量。」遣使召對時，王御紫臨閣，周入，王怒色未解，叱曰：「卿疎賤下士，何敢輒議吾大臣，貴爾一死，放卿東歸。」周對曰：「吾斥退固宜，歸則何所？」王笑曰：「卿本世上人，何不思歸？」周因大悟，泣涕交下，願乞骸骨而歸。王曰：「卿雖爲狂悖，亦無甚固惡。後十八年，歲在班文，更當召卿。」願宮腰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歸日，首闕其一，脫或遇難，次第啓視。」周再拜泣謝而出，宮門有匹馬，一卒迎曰：「請監丞上馬。」周曰：「我欲回賜第取衣服物。」卒曰：「奉朝旨不許。」周頗悒悒，馬匹輒行出城門，見向使者迎以訣曰：「不意監丞事業止此。」揖而退，遂至來塗而還。路人皆叩馬而歎曰：「忠臣去矣，如國事何！」亦有焚香酌水，西送別者。少頃至台城，過報恩寺門，周卽下馬入齋房，願已身僵臥臺上。周驚曰：「吾其死矣！」忽有呼周姓名者，欲唯嗜問，則已驚悟。時約五鼓，孤燈燭照，東壁小豎，鼻息如雷鳴。周恍然而起，視袖間，玉合儼存。因啓其一，內有墨迹如鮮，題曰：「人生無百年，世事如一夢。可往衡山中，峯尋五官子問之。」周歷歷盡記，染筆盡識其顛末。及曉訪了清言之，卽往衡岳訪異人，了清堅留不可。周出所書以示之，呼蒼攜素而去。迄今不知其存不，了清錄其所書如此。

〔開封尹李倫決命官〕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牘，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府李倫一名前來照鑿云云。」李即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騷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惟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西方至臺前。二人曰：「請案笏。」李乘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關者曰：「我勾人至矣。」以牘付關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指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關吏導李至第二重，關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相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振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緣公裳者亦如之。李見而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聲啞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饅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歎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摺褥甚都，有綉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勸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

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闌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狄氏求珠遭局騙〕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誰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帶幘車馬相屬，雖歌妓舞姬，皆飾瑤翠，

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妒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相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偶族游羣飲，澹如也。有膝生者，因出游，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耶？」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視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具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容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赧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強也。」狄氏約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命遺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饑寒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治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餽俟之。哺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

見尼曰：「其人來乎？」尼曰：「未也。」頃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扈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顧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釀卮，卽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譴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願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唯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婦，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乘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愕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曰：「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悲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

〔王生拾瓦錯姻緣〕

崇甯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一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札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篋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門及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道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竊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兩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僧處大怒，促生歸，肩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爲

生費，所餘與媼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媼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遊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墜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婉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行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官。

〔范希周夫婦重逢〕

建炎庚戌歲，建州凶賊范汝爲，因饑曠聚至十餘萬。是時朝廷以邊境多故，未遑致討。遂命本路官司，姑務招安，汝爲聽命。遂循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殺

人而已。其劫人財物，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縣不能制。次年春，呂忠翊以闕西人，得受福州監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爲賊徒所劫。呂監有女年十七八，亦爲所掠。是時賊從正盛，呂監不敢陳理，委之而去。汝爲有族子希周，本土人，三入上舍不售，在學校會試中上等，陷入賊中，不能自脫。年二十六歲，猶未娶。呂監之女爲希周得，見其爲宦家女，又顏色清麗，性情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祠，備禮冊爲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貞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信，其勢必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止之曰：「我陷在賊，雖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刑。汝衣冠宦族兒女，擄掠在此，爲大不幸。大將軍士，皆是北人，汝既是北人，或言語相合，宛轉尋著親戚骨肉，又是再生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不嫁人，但恐爲軍人將校所擄，吾誓不再辱，唯一死耳。」希周曰：「我萬一漏網，得延殘生，亦終身不娶，以答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辟呂監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度不能免，乃就一荒屋中自縊。呂監巡視，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蘇，具言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帥歸臨安，將令其女改適。呂氏不肯，父罵曰：「令汝從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縣君不肯

傲，尙戀戀爲逆賊之妻，不忍拋耶？」呂氏曰：「彼名雖曰賊，其實君子也。彼是讀書人，但爲宗人所偏，不得已而從之。他在賊中，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兒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事二親，亦多快活，何必嫁也？」紹興壬戌歲，呂監爲封州將領。一日有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延於廳上。既去，呂氏叩呂監曰：「適來者何人也？」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呂監笑曰：「汝范家子，死於亂兵，骨已朽矣。彼自姓賀，自與你范家子並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個范家子耶？」呂氏爲父所阻，亦不敢復言。後半載，賀承信又以職事到封州，將領司事務繚繞，未得了畢，時復至呂監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次熟問鄉貫出身。賀羞愧，白呂監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名范某，昔爲叛逆，某陷在於城中，旣而大軍來討，城破，舉黃旗招安。某遂投降，恐以族人宗族，一併誅夷，遂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下，收楊么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某每戰尤盡力。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其呈請，初任和州指使，第一任合就監官。當以關達，遂只受此廣州指使。」呂監又問曰：「令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賀泣曰：「在賊中時，擄得一官員家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且約苟存性命，彼此勿嫁娶。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個孀妾而已。」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入堂中見其女，住數日事畢，結束器具，令隨希周歸廣州。後一年，呂監解罷，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監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廣州有一兵官郝大夫，常與余說其事。

〔帛肆女尙書屬意〕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畫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柴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

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幃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尙書來。」又有誦者，并帥王公也。遂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

「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聾，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禱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篳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闌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琴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覺而寤，手捫衣帶曰：『尙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豎爾，何乃出不詳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殺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母聽良久，醜妝盛飾，斂容下堂，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項四郎義嫁徐七娘〕

項四郎，秦州鹽商也，常販白荊湖。歸至太平州，中夜明月，睡不着，聞有一物觸船，項起視之，有似一人。遂命艖子急救之，乃一丫環女子也。十五六歲，問其所事，曰：「姓徐，本北人，澧州寄居。茲者，父自辰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劫賊，某墜水中，附一踏道，漂流至此。父母想皆遭賊手矣。」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留之爲子婦，遂令獨寢。比歸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妻曰：「吾等商賈人家，只可娶廉賈之家女。彼驕貴家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緝布爲村俗人事也？不如貨得百十千，別與兒男娶。」由是富家娼家，競來索賈。項曰：「彼一家人遭難，獨留得餘生，今我既不留爲子婦，寧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人，豈可更教他作娼女婢妾，一生無出頭耶？」其妻屢以爲言，至於喧爭，項終不肯。項隣里有一金官人，受得澧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能鍼線，遂親見項求娶。項執前言不允，金尉求之不已。女常呼項爲阿爹，因謂項曰：「兒受阿爹厚恩，死無以報，阿爹許嫁我與好人，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個周旋底人，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曰：「汝自意，吾豈可固執？但去後或有不是處，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兒甘心情願也。」遂許之。且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好人，不要教他失所。」金尉笑曰：

「吾與四郎是隣居，豈不知某無他念耶？」金尉問項所索，項曰：「吾始者更要陪些奩具嫁人，今與官人既無結束，豈復索索也？」徐氏既歸，金尉見其是女身，又宦家兒女，又凡事曉得，大稱所望。始名爲意奴，又改爲意姊，又以排行呼爲七娘。謂徐氏曰：「若得知汝家世分相，當册爲正室，縱無分明，亦不別娶也。」歲時往來項家如親戚，居一年相挈安鄉，任初到官，即遣人問徐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官人，昨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至今不曾歸，不知得甚處使者。」七娘意其父母必死，但悲哀號哭，不復思念。後一年，尉司獲一大劫盜，因推勘乃問其前後，又曾在某處劫掠某人財物，內有二人招曰：「曾在太平州劫一徐通判船，是財物，只有一箱子脚上中鎗，船中人皆走船尾去，方擔得一擔籠，出上岸，忽聞鳴鑼聲，恐是官軍來，遂走散去，並不會傷人。」七娘聞之，稍稍自安，但未有耗。又一年，金尉催一邑事，有一過往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甚類其兄，比去，乃與金尉說，金尉遂具晚食召將仕，因問其父歷任經由。將仕曰：「某乃河北人，流寓在此，寄居數年，自辰倅能得鄂倅，見今在岳州。」金尉問曰：「罷辰倅赴臨安日，舟行乎步行乎？」將仕曰：「舟行。」金尉又問曰：「舟行如何？想無風波之恐。」將仕曰：「不曾有風波之恐，只有太平州遭一大劫賊，財物無甚大失，但一小妹落水死，累日尋屍不得。」因淚下。金尉乃引將仕入中堂，見七娘兄妹將持大哭，既而說雙親長幼皆無恙，又復相慰。當日將仕但聞商人收得，轉偃在金尉，適得詳悉，未及契勘。次日問金尉元直費幾金，當收贖以歸。金尉笑曰：「某與令妹有言約矣，况今已有娠，豈可復令嫁他人？」七娘乃與阿兄說及項四郎高義賢者，當初如此如此。將仕泣曰：「彼商賈乃高見如此，士大夫色重禮輕，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免有難，終汝者，項君也。」於是將仕發書告父母，遂擇日告祖成婚。七娘畫項像爲生祠，終身奉事。

〔單符郎喜遇邢楊玉〕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妹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若，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

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那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姬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景有着摸處。玉爲人體態容貌清秀，舉措閒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諷，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從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那聲跡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麻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惟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席每蒙前。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祇點楊玉一名，只候酒半，司戶佯醉嘔吐，偃於息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又是一個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官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在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爲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卽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爲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亦嫁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婦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孀人，妾自去棄，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符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袖出父書，并率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廚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

此老尙作少年態也。錯然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一既而果召楊玉，祇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弟子，今爲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取階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爲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媪，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幼年雖蒙汝恩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爲汝養老之計。」媪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接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上禮，就勝會寺請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謂媪，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媪今脫出青雲之上，我沈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絨線妙絕，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絨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爲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况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爲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絨線人，姊得我爲之，則索相詣，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求納，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傍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霄，臨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伴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每對士

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禁街遇麗〕

章子厚，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甚雄壯，婦人者，蔽草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遂若無人居者。少選，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亦俱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扇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敵，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必能脫。主人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廝役之服被子，隨前導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所厚善者，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大桶悔婚〕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

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時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瀆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住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同並遊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妻有可嫁矣。」女詰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

具。鄭以送喪爲美，世所謂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取條脫，女蹶然起，顧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誠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娶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就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破流血，推臥地立死。儼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實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與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廚娘美饌〕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子等級，裁乎不素。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闕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覲廚娘事，首末甚悉，謾申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囑以物色，皆不屑教。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一下旬月，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正，歷敘慶新卽日伏事左右，末乞

以回轉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衫翠裙，參侍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廚娘亦遽致使廚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品質次，守嘗以予之。食品第一爲羊頭臉，菜品第一爲蔥齋，餘皆易便者。廚娘謹奉旨，數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五分，各用羊頭十箇也。蔥齋五牒，合用蔥五斤，他稱是。守因疑其妄，然未欲遽爾，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雖燻耀目，皆是白金所爲，大約亦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噴噴。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繫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徐起，切抹批，繼以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澆置几上，剔留臘肉，餘悉擲之。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蔥齋也，取蔥輒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之舉箸無贏餘，相顧稱好。既徹席，廚娘整潔再拜曰：「此日試廚，幸中台意，照例支稿。」守方遲難，廚娘曰：「豈非待檢例？」探囊取數幅紙以呈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於券數正家聚，或至三二百千，雙足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茶肆高風〕

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棹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士人，乃邵武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相知，引就茶肆，相敘闊別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別爲袋繫於肘腋，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因解卸衣服，欲置此金於茶肆棹上，未及收拾，未幾，招往樊樓會飲，遂忘遺出。既飲極歡，夜將半，滅燈火，方始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必不可根究，遂不更去詢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曾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得回家，今與若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

進相揖曰：「官人說甚麼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喫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拉去，不曾拜裏。」主人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裏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命坐者，着皂皮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於稠人衆中不可辨認，遂爲收取，意官人明日必來取，某不曾爲開，覺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塊數秤兩同，卽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茶肆上有一小棚樓，主人捧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失之物，如傘履衣服器皿之類甚多，各標有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就樓角尋得一小袱，封記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遂相引下樓集中，再問李塊數秤兩。李計若干塊，若干兩。主人聞之，與李所言相符，卽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將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也。」李既知其不受，但慚作不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吞嗟歎息，謂世所罕見也。識者謂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亦不過是。惜乎名不附於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今邵武軍光澤縣烏州諸李，衣冠頗盛，乃士人之宗族子孫，高殿院之子元輔，乃李氏之親，皆與余具言其事。

■ 闕疑類

〔掉 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狡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掉磬。」掉徒釣反。

何謂掉，何爲磬或左傳之掉鞅而還，鄭詩之抑磬控忌乎然乎否乎？

〔魄 莫〕

物之虛浮而不堅實者，俗謂之魄莫，嘗疑其無據，及觀內則，去其駭，注云：「皮肉之上魄莫，魄者各反，莫音漠，駭音闌，膜也。」

莫與膜同，魄字其謂之何？考字書，魄又與糟粕之粕同，爛食曰「魄」，又云：「糟爛爲魄。」謂糟爛其膜也，似與去其駭之義合，然亦未知是是否也。

〔管中窺豹〕

世人惟知管中窺豹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豹歟。」

世說載王獻之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於荀劉何謂，附此以索解人。

〔白氏六帖〕

原說已載文學類，今爲六帖質疑焉。

凡以數紀者，二典則堯典舜典也。三謨則大禹皋陶益稷也。八索則八卦九竊則九州也。其以六紀者，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及所稱六時，六氣，六王，六職，六律，六章，皆可得而數也。茲之六帖，吾未考也。世多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知之也。

〔鶻露蹶〕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韋鄆公並命，已七十五歲，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旋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鄆公云：「緒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朽倚瑤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

冥鳳在池。」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緒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莫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蹶。」聞者無不大哂也。

〔鼈廝踢〕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鼈廝踢。」溫公不解其意，曰：「鼈廝踢？」坡曰：「是之謂鼈廝踢。」

東坡亦偶以俗語爲詩，如銷糞水，爲甚酥，有甚意頭，沒些把鼻，亦可意會。若夫鶻露蹶，未能妄解矣。

〔蠅子水心亭〕

張文潛喜飲酒，能及斗餘。每過先君，未嘗不醉。吾家酒器，惟銀葵花最大，幾容一升。一日先君以盤盞飲之，潛意不快。謂先君曰：「願借水心亭飲之。」先君卽命換盞，且問文潛所以名。文潛曰：「飲必有餘，瀝蠅子正飛在殘盞上，豈非人之水心亭乎？」坐客皆大笑。

水心亭未解，殘盞上，蠅字亦可疑。

〔軌革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比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

撫掌錄載卦影者，以丹青寓吉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竊謂卦影者，或如今之爬龜算命，雀（俗作上聲）兒算命之類，至軌革則其取義不可解矣。

〔紫霞丹〕

山谷在宣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八大王書〕

太宗子元儼，有盛名，號八大王，有人入蜀，謁張忠定公，投參政書，公納之袖中，無語。次投宰相書，亦如前。及投八大王書，公曰：「真撮鼻日。」

霹靂火，真撮鼻日，均不可解。